

【元纪一】起旃蒙大渊献正月，尽六月，凡六月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一

至元十二年（宋德佑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伯颜至黄州。甲戌，陈奕迎降，承制授沿江大都督。奕遣书至涟水招其子知安东军岩，书至，岩即出降。伯颜使奕与吕文焕以书招蕲州安抚使兼知蕲州黄陂管宗模，复遣阿术以舟师造其城下。时沿江诸郡，皆吕氏旧部曲，望风款附。

初，刘整克襄阳有大功，然与阿里海牙、吕文焕有隙，上乃以整为驍骑卫上将军、淮西枢密院事、中书左丞，将所部出淮南，听伯颜节制。整锐欲渡江，曰：“大军自襄、樊东下，宋悉力西拒，东方虚弱，径造临安，可一鼓而捷也。”伯颜不可，曰：“吾受诏特缀东兵使无西尔，济江非所闻。”遂不果行。至是，整帅骑兵攻无为军，久不克。戊寅，闻吕文焕入鄂捷至，整失声曰：“首帅束我，使我成功后于人。善作者不必善成，果然！”发愤成疾，其夕，死于无为城下，谥武敏。

壬午，宋葬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于永绍陵，庙号度宗。

癸未，伯颜至蕲州，管宗模出降，承制授淮西宣抚使，留万户带塔儿守之，阿术以舟师直趋江州。

乙酉，宋以陈宜中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

提举江州兴国宫吕师夔与知江州钱真孙募兵于江州，贾似道以为权刑部尚书、都督府参赞军事，任中流调遣。师夔不受命，遣人如蕲请降。丙戌，伯颜入江州。知寿昌军胡梦麟寓治江州，自杀。知六安军曹明以城降。丁亥，知南康军叶闾以城降。

师夔设宴庾公楼，选宋宗室二女盛饰以进。伯颜怒曰：“吾奉天子命，帅师问罪于宋，岂以女色移吾志乎！”斥遣之。

宋贾似道素畏刘整，及闻其死，欣然曰：“吾得天助也。”戊子，上表出师，抽诸路精兵以行，金帛輜重之舟，舳舻相衔百余里。命宰执小事专决，大事则关白督府，不得擅行。又以所亲信韩震为殿帅，总禁兵。至安吉州，似道所乘舟胶于堰中，环卫官庐州刘师勇以千人入水拽之，不能动，乃易它舟而去。遂由新安池口以进，次于芜湖。

壬辰，以宣抚使贾居贞金书行中书省事，戍鄂州。

宋殿前都指挥使范文虎知安庆府，伯颜以其城在山顶，且兵粮皆足，势不可攻，又虑文虎为勍敌，甚忧之。已而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师，且请速来。伯颜大喜，即使阿术先造之。戊戌，阿术入安庆，文虎降，通判夏椅仰药死之。伯颜至湖口，遣千户河阳宁玉系浮桥以渡，风涛汹涌，浮梁数坏，玉躬督士卒，

植巨木为碇。伯颜立马以俟，使人祷于大孤山神，有顷风息，桥成，大军毕渡。

乙未，遣兵部尚书廉希贤、工部侍郎严忠范、秘书监丞柴紫芝奉国书使于宋。希贤，希宪从弟。

云南合刺章舍里威叛。己亥，大理总管信直日刺杀其酋。合刺章平，置合刺章民官，选廉能者任之。

太宗后王海都既全有太宗、察合台两兀鲁思之地，复与金帐汗王忙哥帖木儿、伊儿汗王阿八哈通好，始显背朝命，使其将帖木迭儿南侵兀儿之地。是月，敕追前所赐海都、八剌金银符三十四，仍命北平王那木罕以兵备之。

时廷议欲伐之，上曰：“朕以宗室之情，惟当怀之以德，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。”左右以平阳马步站达鲁花赤乃蛮人铁连对，遂召见，语及大事，铁连应对称旨。上嘉其辩慧，曰：“此事非汝不可，然必先诘拔都忙哥帖木儿王所，相与计事而后行。”使二人副之。铁连祖伯不花为拔都傅，平阳又为拔都分地，故上以为此言也。

铁连既奉命，欲直造海都境，视其虚实，然后议于诸王。副者弗从，曰：“上命我辈先议于王，今遽造敌境，不可。”铁连曰：“亲承密旨，汝辈违则当诛。”副者惧而从之。既至，海都日召宗亲宴饮，将伺其隙谋害之。铁连厉声斥之曰：“且食，勿语！望语言脱口，相为搯罪耶！”良久，海都曰：“直哉！”酒半，铁连求衣为欢，海都嘉其雄辩，将解与之，其妃止之，以皮服二袭付之。因语其属曰：“为使者当如是矣。”厚赠以行。既至忙哥帖木儿所，具告以故，忙哥帖木儿曰：“祖宗有训，叛者人得诛之。如通好不从，举师以行天罚，我即外应掩袭，剿绝不难矣。”铁连还，悉以事闻，因言：“海都兵繁而锐，不宜速战，来则坚垒待之，去则勿迫，自守既固，则无虞矣。”上深然之。敕所受海都皮服，全饰以金，凡朝会，宜服以表示焉。其赏赐不可胜计。

东川元帅杨文安与蒙古、汉军万户怯必烈等攻夔东，拔高阳、夔、巫等寨，擒守将严贵、窦世忠、赵兴，因跨江为桥，以断宋兵往来之路。又遣其将蔡邦光略九君山，擒其将孙德、柳荣、赵威。时宋鲜汝忠、赵章易镇开、达二州，汝忠家属尚留开州。文安曰：

“达未易攻，若先拔开州，俘其家属，以招汝忠，则达不烦兵而下矣。”乃遣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攻开州，盛兵驻蟠龙，以为声援。

至是，诸军夜衔枚，薄开州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斩关以入，及城中人知，则千户景畴已立旗帜于城之绝顶矣。宋军溃散，擒章，而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兵巷战，力屈，亦就擒。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，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往达州招之曰：“降则家属得全，不降则阖城涂炭，汝宜早为计。”汝忠遂遣赵荣来约降，师能以兵入据其城。汝忠率所部将士诣文安军门降，悉还其妻孥财物。章子桂楫守师姑城，遣兵招之，亦

降。独洋州龙爪城守将谢益固守，并力攻之，擒统制王庆，益弃城走。于是遣元帅李吉、嵇永兴，千户王新德等，将兵以汝忠往招由山等处八城，皆望风迎降。

二月，壬寅朔，伯颜至安庆，承制授范文虎两浙大都督，文虎以其从子友信知安庆府事，命万户乔珪戍之。

癸卯，宋以汪立信为端明殿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江淮招讨使，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。立信受诏不辞，即日上道，以妻子托爱将金明，执其手曰：“我不负国家，尔亦必不负我。”遂行。与似道遇于芜湖，似道拊立信背哭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立信曰：“平章、平章，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。”似道问立信何向？曰：“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，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，第要死得分明尔。”既至，则建康守兵悉溃，四面皆大军。立信知事不可成，叹曰：“吾生为宋臣，死为宋鬼，终为国一死，但徒死无益耳，以此负国。”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，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。

夏贵引兵会贾似道于江上，袖中出一书示似道曰：“宋历三百二十年。”似道俯首而已，遣人通吕师夔以议和。至是，又遣还所俘曾安抚，以宋京为都督府计议官，淮东兵马钤辖阮思聪为承宣使使军中，且以荔子、黄柑遗伯颜，请称臣、奉岁币。伯颜令千户乃蛮囊加歹偕思聪来言：“未渡江时，议和入贡则可。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，欲和则当来面议。”因索答书，似道不答。囊加歹归报，京亦遣还。

甲辰，以中书右丞博罗欢为准南都元帅，河南行省中书右丞阿里伯为左副都元帅，仍命阿里、撒吉思等各部蒙古、汉军会邳州。

初，大兵渡江，宋池州守王起宗弃官去，通判昌州赵卯发援州事，缮壁聚粮，为守御计。夏贵兵败归，所过纵掠，卯发捕斩十余人，兵乃戢。至是，官兵至李王河，都统制张林屡讽之降，卯发忿气填膺，瞠目视林不能言。有问以提身之道者，卯发曰：“忠义所以提身也，此外非臣子所得言。”林以兵出巡江，阴遣人输款，归而阳助卯发为守，守兵五百余，柄皆归林。卯发知不可守，乃置酒会亲友，与饮诀，谓其妻雍氏曰：“城将破，吾守臣不当去，汝先出走。”雍氏曰：“君为命官，我为命妇，君为忠臣，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？”卯发笑曰：“此岂妇人女子之所能也。”雍氏曰：“吾请先君死。”卯发止之。明日乃散家资与其弟侄，悉遣仆婢。丙午，伯颜大军次池州，卯发晨起书几上曰：“君不可叛，城不可降，夫妻同死，节义成双。”又为诗别其兄弟，与雍氏盛服同缢从容堂死。卯发始为此堂，名“可以从容”，及兵遽，领客堂中，指所题扁曰：“吾必死于是。”客问其故，曰：“古人谓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义难’，此殆其兆也。”卯发死，林开门降。伯颜入，问太守何在，左右以死对。即如堂中观之，皆叹息。为具棺衾合葬于池上，祭其墓而去。

戊申，诏谕江、黄、鄂、岳、汉阳、安庆等处归附官吏军民，令农者就耒，商者就涂，士庶緇黄各安本业，如官吏妄有骚扰，诣行中书省陈告。

初，平章军国重事史天泽至郢州，疾笃，还襄阳，上遣近侍赐药饵，天泽附奏曰：“臣大限有终，死不足惜，但愿天兵渡江，慎勿杀掠。”语不及他。是日卒，上闻震悼，谥忠武。

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，上不疑而下无怨，人以比郭子仪、曹彬。平居未尝自矜其能，及临大事，毅然以天下自任。言约而意赅，气和而色壮。年四十始折节读书，尤熟于《资治通鉴》。至论成败得失，虽宿儒自以为不及也。拜相之日，门庭悄然，或劝以权自张，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曰：“愿相公无权。爵禄刑赏，天子之柄，何以权为！”言者惭服。初取卫州，获金卫士蒲察辅之，问名士，以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对。及至归德，获大节。署为参谋，委以一路之事，常署空名，委札数十事，畀大节用之。又使王昌龄治食邑，尽蠹民之政，昌龄一切罢之。失职者造为诬谤，天泽不顾也。其知人之明，多类此。后年老髯白，以药染之，上见而问曰：“史拔都之髯，何乃更黑耶？”对曰：“臣览镜见白髯，窃悼衰暮效力于陛下之日浅，故染之。”上大悦。时汉人赐拔都者，惟天泽与张柔、张兴祖三人云。

埃及拜巴斯复以兵侵西里西亚。己酉，发大马士革，至哈马特，其王满速儿及阿拉伯游牧部长舍里甫丁爱薛亦皆以兵会，拜巴斯命舍里甫丁爱薛亦与胡撒木丁率分兵至毕莱特，以拒伊儿汗国援兵。自率大军以轻骑逾山至马昔撒城，破之，获牲畜无算。进至西里西亚、鲁木界，旋还昔思城，迁俘虏于叙利亚，回军，纵战马于田，复分躏塔儿司、别邻堡、阿答纳、阿牙司各地，杀其男子，虏其妇孺。既还，分战获品，拜巴斯不取一物。是役也，西利西亚人死者六万，被俘无数，而伊儿汗王阿八哈竟不得出兵。

上复欲用兵日本，问王磐以便宜，磐言：“今方伐宋，当用吾全力，庶可一举取之。若复分力东夷，恐旷日持久，功卒难成。俟宋灭，徐图之，未晚也。”从之。庚戌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、兵部郎中何文著、计议官撒都鲁丁赍书使日本。

辛亥，遣同知济南府事张汉英赍玺书，招谕宋李庭芝。

庚申，上召降臣张晏然等赴阙，晏然上言：“宋之权臣，不践旧约，拘留使者，实非宋主之罪。敢仰祈圣慈，止罪擅命之臣，不令赵氏乏祀。”上谕之曰：“卿言良是。卿既不忘旧主，必能辅翼我家。比卿奏上，已遣伯颜按兵不进，仍遣兵部尚书廉希贤等持书往使，果能悔过来附，既往之愆，朕复何究。至于权臣贾似道，尚无罪之心，况肯令赵氏乏祀乎？若其执迷罔悛，未然之事，朕将何言，天其鉴之！”

贾似道既遣使议和，有诏止军。伯颜谓阿术曰：

“有诏令我军驻守，何如？”阿术曰：“若释似道而不击，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，且宋无信，方遣使请和，而又射我军船，执我逻骑。今日惟当进兵，事若有失，罪归于我。”大军是日即发池州。辛酉，次丁家洲，战船蔽江而下。似道以一军精锐七万余人尽属步帅孙虎臣及督府节制军马苏刘义，集兵船于江南北为前锋。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，似道自将后军军鲁港。而贵以失利于鄂在先，恐督府成功，无所逃罪，又恐虎臣新进出己上，殊无斗志。

伯颜曰：“众寡不敌，宜以计胜。”令军中作大筏数十，置薪刍于上，阳言欲以火攻。宋兵昼夜严备，战士少懈。翌日，夜，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，麾战舰合势冲虎臣军，两岸举巨炮，击其中坚，炮声震百里，宋军阵动。阿术当虎臣，促骑召战舰居后者，挺身登舟，手自持舵，突入敌阵，以划船数千艘乘内直进，掠其战舰，大呼曰：“宋人败矣！”虎臣先锋将濠州姜才方接战，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，众见之，哗然曰：“步帅遁矣！”军遂溃。贵不战而走，以扁舟掠似道船，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势不支矣！”似道闻之，错愕失措，遽鸣钲收军。阿术以小旗麾何玮、李庭等并舟深入，伯颜命步骑左右倚之，追杀百五十余里，杀溺死者不可胜计，军资器械尽为所获。

似道夜驻珠金沙，召贵计事。顷之，虎臣至，抚膺哭曰：“吾兵无一人用命者。”贵微笑曰：“吾尝血战当之矣。”似道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贵曰：“诸军俱胆落，吾何以战！师相惟有人扬州招溃兵，迎驾海上，吾当以死守淮西耳。”遂解舟去。似道乃与虎臣单骑奔还扬州。明日，溃兵蔽江而下，似道使人登岸，扬旗招之，皆莫应，至有为恶语谩骂者。

列郡守于是皆遁，沿江制置大使、建康行宫留守赵溍奔城先遁。知镇江府洪起畏、知宁国府赵与可、知隆兴府吴益相率奔城遁。时范文虎首降，溍继遁，似道始悔不用陈文龙之言，复召为左司谏。

大军攻饶州，饶兵止千八百人，知州会稽唐震发州民城守，昧爽出治兵，至夜中始寐，上书求援，不报。大兵使人人饶取降款，通判万道同阴使于所部敛白金、牛酒备降礼，饶寓士皆从之。道同风震降，震叱之曰：“我忍偷生负国邪？”城中少年感震言，杀使者。民有李希圣者谋出降，械置狱中。壬戌，兵大至，都大提举邓益遁去，震尽出府中金钱，书官资揭于城，募有能出战者赏之。众惧不能战，官兵登陴，众遂溃。震入府中玉芝堂，其仆前请曰：“事急矣，番江门兵未合，亟出犹可免。”震骂曰：“城中民命皆系于我，我若从尔言得不死，城中民死，我何面目生邪？”左右不复敢言，皆出。有顷，兵入，执牍铺案上，使震署降，震掷笔于地，不屈，遂死之，兄椿与家人俱死。

初，特进、奉祠江万里隐于饶，闻襄、樊城破，凿池芝山后圃，扁其亭曰“止水”，人莫喻其意。及闻警，执门人陈伟器手曰：“大势不可支，余虽不在

位，当与国为存亡。”饶州城破，军士执其弟万顷，索金银不得，支解之。万里赴止水死之。左右及子稿相继投沼中，积尸如叠。翼日，万里尸独浮出水上，从者草敛之。

甲子，官兵攻临江军，民尽去，知军鲍廉死之。

伯颜次芜湖，攻太平州，知太平州孟之缙、知无为军刘权等并以城降。

博罗欢召诸将谋曰：“清河城小而固，与泗州、昭信、淮安相犄角，未易卒拔。海州，东海石秋，至此数百里，守必懈，轻骑倍道袭之，其守将可擒也。”遂次海州，知州丁顺以城降。

贾居贞谓阿里海牙曰：“江陵乃宋制阃，重兵所屯。闻其诸将不睦，迁徙之民盈城，复皆疾疫，刍薪乏阙，杜门不敢樵采，当乘隙先取之。若春水涨，彼乘上流而下，则鄂、汉危矣。”阿里海牙深以为然。乙丑，驿闻，诏从其请。仍降玺书，遣使谕江陵府制置司高达以下官吏军民。

宋福州团练使、知特摩道事农士贵率知那寡州农天或、知阿吉州农昌成、知上林州农道贤，以州县三十有七，户十万，诣云南行中书省请降。

贾似道至扬州，檄列郡如海上迎驾，上书请迁都。太皇太后不许，诏下公卿杂议。王爚请坚蹕，未决，以己不能与大计，乞罢政，不待报径去。已而宗学生上言：“陛下移蹕，不于庆元则于平江；事势危急，则航海幸闽；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，徒惊扰无益。”乃止。

中书舍人王应麟言：“图大患者必略细故，求实效者必去虚文。请集诸路勤王之师，有能率先而至者，厚赏以作勇敢之气，并力进战，惟能战斯可守。”不报。

勤王诏至赣，江西提刑文天祥捧之涕泣，即日举兵，造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宁都陈继周问计。继周慨然为具言闾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之处，其为方略甚详。于是留继周幕中，昼夜调度，悉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峒山蛮，有众万人，遂入卫。其友止之曰：“今北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内地。君以乌合万余赴之，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？”天祥曰：“吾亦知其然也。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，一旦有急，征天下兵，无一人一骑入关者。吾深恨于此，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，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。义胜者谋立，人众者功济。如此，则社稷犹可保也。”丙寅，以天祥为江西安抚副使、知赣州。

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声伎满前。至是痛自抑损，尽以家资为军费。每与宾客、僚佐语及时事，辄抚几曰：“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闻者为之感动。继周虽弱不胜衣，而年德有以服人，士视为父兄，进止疾徐惟指呼，无敢先后。

又起李芾为湖南提刑。时郡县盗扰，民多奔窜，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，县予一皂帜，令曰：“作乱者斩帜下。”民始帖然。戊辰，号召发兵，择壮士三千

人，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，别召民兵集衡为守备。贾似道复带官，命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。时湖北州郡皆已归附，其友劝芾勿行，曰：“无已，即以身行可也。”芾泣曰：“吾岂昧于谋身哉？第以世受国恩，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，今幸用我，我以家许国矣。”时其所爱女死，一恸而行。

伯颜次采石镇，知和州王喜以城降。博罗欢次安东州，知州孙嗣武以城降。

庚午，大军次建康之龙湾，大赉将士。宋都统、权兵马司事徐王荣、翁福、茅世雄等及知镇万军曹旺以城降，命招讨使唆都守之。

汪立信闻贾似道师溃，江、汉守臣望风降遁，叹曰：“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。”乃置酒召宾佐与诀，手为表起居三宫，与从子书，属以家事。夜分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握拳抚案者三，以是失声，三日扼吭而卒。

己巳，也速带儿攻嘉定九顶山，斩宋都统侯兴。

宋以陈宜中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户部尚书金溪曾渊子同知枢密院事、两浙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，礼部侍郎文及翁签书枢密院事，倪普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章鉴、陈宜中请留王爚以镇人心，以康世道。时爚单车绝江，已至萧山，乞假以宣抚招讨等职，以招募忠义，共图兴复。召还，以为浙西、江东宣抚大使，使居京师以备咨访。

贾似道至扬州，时国信使郝经、刘人杰尚留仪真，上使廉希贤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庸等来问执行人罪。似道大恐，即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。经道病，上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，所过父老瞻望流涕。

庚午，上如上都。

宋加夏贵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张珏宁远节度使，咎万寿保康节度使，张世杰和州防御使，令将兵入卫。

贵方谋北降，获北军岳全，阴纵之还，致款附意，怀远大将军西夏野蒲昂吉儿驻兵和州，徇淮西，因攻庐州。贵以书抵伯颜曰：“愿勿费兵力攻边城，行都若下，边城焉往！”伯颜遣贵婿胡应雷与贵约。及闻宋诏，不应命。

陈宜中初以雅附贾似道，骤得登政府。堂吏翁应龙随似道在军中，似道兵溃芜湖，应龙自军中以都督府印还，宜中问似道所在，应龙以不知对。宜中意其已死，即上疏请诛似道以正误国之罪。太皇太后曰：“似道勤劳三朝，安忍以一朝之罪，失待大臣之礼！”是日，诏罢似道平章、都督，授醴泉观使。其党赵与可除名，令临安府捕案之。招似道溃兵。凡似道诸不恤民之政，次第除之，放还诸窜谪人。辛未，右丞相兼枢密使章鉴闻大兵日迫，托故径遁去。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，从之。

三月，壬申朔，宋殿前都指挥使韩震，复请迁都，如贾似道之议。陈宜中欲示己非似道党，乃召震计事，伏壮士，袖铁椎击杀之。震部将李大明等叛，攻嘉会

门，射火箭至大内。急发兵捕之，皆散走，携震母妻及诸子来降。

镇江府总管石祖忠以城降，江东及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。癸酉，徐王荣迎伯颜入建康。时民乏食，又疾疫，伯颜开仓赈之，兼施医药。民大喜曰：“真王者之师也。”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顺州石天麟诣阙奏事，上大悦，悉允所请，命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。镇国上将军、淮西行枢密院副使阿塔海、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，别诏阿术取扬州。阿塔海，塔孩孙。

官兵之入城也，汪立信将金明以其家人免，或恶立信于伯颜，以其二策及死告，请戮其孥。伯颜叹息久之，曰：“宋有是人，有是言哉！使果用之，吾安得至此！”命求其家，厚恤之。于是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。立信子麟不肯从众降，崎岖走闽以死。

宋遣使召章鉴还朝。

甲戌，官兵攻无锡县，知县阮应得出战，一军皆没，应得赴水死之。

乙亥，秦王忙哥剌、太宗后王只必帖木儿、驸马昌吉等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。

宋以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。遣人以诏谕吕文焕、陈奕、范文虎，使通和议息兵。

丙子，国信使廉希贤等至建康，谕诸将毋妄有侵掠。

宋知滁州王应龙以城降。

宋主下诏罪己。

初，右丞相兼枢密使章鉴在朝，号宽厚，然与人多许可，士大夫目为“满朝欢”云。既归朝，与曾渊子明殿帅韩震无他，陈宜中衔之。中书舍人王应麟缴其录黄，谓震有逆谋，鉴、渊子曲庇之。坐是削一官，放归田里。后有告鉴家匿宝玺者，霜晨，鉴方拥败衾卧，兵士至，大索其室，惟敝篋贮一玉杯，余无一物，人颇叹其清约。

以陈宜中为特进、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宜中请建督府于京，檄召诸路军马勤王，并令溃军各归所部，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，分廨，差官督之。

侍御史陈过请窜贾似道并治其党人翁应龙等，不俟报而去。御史潘文卿、季可乞从过所请，乃命捕应龙下临安府狱。罢廖莹中、王庭、刘良贵、游汶、朱浚、陈伯大、董朴。责洪起畏镇江自效。皆似道党也。

召显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高斯得权兵部尚书。斯得痛国事之阽危，疏言诛奸臣以谢天下，开言路以回天心，聚人才以济国事，旌节义以厉懦夫，竭财力以收散亡。忠愤激烈，指陈当时之事无所遗。

己卯，以王爚、陈宜中并都督诸路军马。

时方危急，征诸将勤王，多不至。张世杰守郢州不下，上数遣使招谕之，不听。及是，将兵入卫临安，道饶州，复取之，其将谢元、王海、李旺、袁恩、吕再兴皆战死。既至，上下叹异，陈宜中疑世杰归自元，悉易其所部军。

庚辰，追复吴潜、向士璧官。

宋知宁国府颜绍卿以城降。壬午，知常州赵与鉴闻官兵至遁，常州安抚使戴之泰、通判王虎臣、常民钱岑以城降。乙酉，知东海州施居文、知平江府潜说友、通判胡玉、林镗并以城降，江东路悉定。

宋加张世杰保康军承宣使，总都督府诸军。丙戌，知广德军令狐概以城降。世杰遣其将阎顺、李存进军广德，谢洪永进军平江，李山进军常州，顺遂复广德军。

廉希贤、严忠范等发建康，希贤请兵自卫，伯颜曰：“行人以言不以兵，兵多反致疑耳。”希贤固请，遂以兵五百送之。丙戌，至广德军独松关。两浙转运司准备差遣罗林、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戍关，濡不知为使，袭杀忠范，执希贤送临安，创甚而卒。濡，俊曾孙。

丁亥，有二星斗于中天，顷之，一星陨。

己丑，滁人执王应龙归于扬州，李庭芝杀之。时沿江诸郡或降或遁，无一人能守者。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。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，庭芝诛虎，焚其榜。总制张俊出战，持孟之缙书来招降，庭芝焚书，枭俊五人于市。而日调其将苗再成战其南，许文德战其北，姜才、施忠战其中。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，人人为之死斗。

宋加吕文福保康军承宣使，趣入卫。文福至饶州，杀使者，入江州来降。

庚寅，临安戒严，曾渊子及左司谏潘文卿、右正言季可、两浙转运副使许自、浙东安抚使王霖龙、侍从陈坚、何梦桂、曾希贤等数十人皆遁，朝中为之萧然。文及翁、倪普讽台谏劾己，章未上，亟出关遁。太皇太后闻之，诏榜朝堂曰：“我国家三百年，待士大夫不薄。吾与嗣君遭家多难，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，内则畔官离次，外则委印弃城，避难偷生，尚何人为？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？天命未改，国法尚存。凡在官守者，尚书省即与转一次；负国逃者，御史觉察以闻。”然不能禁也。

上屡遣使招郢州，不从，遂命阿里海牙伐之，留贾居贞守鄂。居贞严戢吏卒，有纵暴于民者，立斩之。发仓粟以振流亡，弛湖荻禁，免括商船，听民用宋之楮币，宋宗室仰食于官者，依旧廩之，州境遂安。

辛卯，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复据岳州，质知州孟之绍妻子，又取复州降将翟贵妻子，送之江陵。会郢、复、岳三州及上流诸军战船数千艘，兵数万人，扼荆江口。壬辰，阿里海牙以军屯于东岸，世杰夜半遁去，黎明至洞庭湖口，兵船成列而阵。阿里海牙遣水军张荣实捣其中坚，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角之，世杰大败。逐之于湖口之夹滩，遣郎中张鼎召世杰，世杰降。癸巳，阿里海牙以世杰招岳州，之绍亦以城降。阿里海牙以世杰力屈方降，诛之，承制以之绍为安抚使。

丙申，宋以陈合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庚子，从窦默、王磐等请，分置翰林院，专掌蒙

古文字，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。其翰林兼国史院，仍旧纂修国史、典制诰、备顾问，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。默又言：“三代所以风俗淳厚，历数长久者，皆设学养士所致。今宜建国学，博选贵族子弟教之，以示风化之本。”上并从之。

上以宋重兵皆驻扬州，临安倚之为重，辛丑，敕阿术分兵围守扬州。同签书枢密院事赵良弼曰：“宋重兵在扬州，宜以大军先捣钱唐。”上然之。

管景模之降也，其子如德从入觐，上问：“天下何以得？宋何以亡？”如德对曰：“陛下以福德胜之。襄、樊，宋咽喉也，咽喉被塞，不亡何待！”上曰：“善！”命习国书。一日，上语如德曰：“朕治天下，重惜人命，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，果实也而后罪之，非如宋权奸擅权，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。汝但一心奉职，毋惧忌嫉之口。”授湖北招讨使，赴军前。

宋文天祥勤王兵至吉州。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与天祥有旧嫌，且忌其声望出己右，言于朝曰：“天祥军皆乌合，儿戏无益。”诏天祥留屯隆兴府。

夏，四月，壬寅朔，宋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复镇巢军。

乙巳，改西夏中兴道按察司为陇右河西道。

官兵复入广德军，宋知广德县王汝翼与寓居官赵时晦率义兵战斗山，路分孟唐老与其二子皆死，汝翼被执，至建康死之。

宋高达与阿里海牙战，数败，且以贾似道忌其功，怀怨望，谋降。丙午，阿里海牙攻沙市，沙市南阻蜀江，北倚江陵，距城才十五里，地势险固，为舟车之会，恃水为防。至是湖水忽涸，阿里海牙横遏中道，乘南风纵火，都统程文亮逆战于马头岸，达束手不援，文亮降，城遂陷，都统孟纪死之。监镇司马梦求朝服望阙再拜，自经死。梦求，光五世孙也。

知荆门军刘懋以城降。丁未，阿里海牙遣郎中张鼎赍玺书入江陵。戊申，达与朱禔孙及提荆青阳梦炎、李湜等出降。阿里海牙入城，命禔孙招谕未下州郡。于是知峡州赵真、知归州赵仔、权丰州安抚毛浚、常德府新城总制鲁希文、旧城权知府事周公明等，悉以城降。

阿里海牙籍其户口财赋来上。上喜，大宴三日，谓左右曰：“伯颜东下，阿里海牙以孤军戍，朕甚忧之。今荆湖定，吾东兵无后患矣。”征禔孙至京师，死，籍其妻孥。以达为行省参知政事。谕之曰：“昔我国家出征，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，未尝置兵戍守，以此连年征伐不息。夫争国家者，收其土地、人民而已。得土地而无人，其谁与居。今欲保守新附城邑，使百姓安业，蒙古人未之知也。尔熟知其事，宜加勉励。”

壬子，宋以翰林学士高斯得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。

官兵攻丰城，杀宋总统张敏。

甲寅，置登闻鼓，如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，冤

无所诉，听其来击。其或以细事唐突者，论如法。

宋有司议建藩屏以强王室。乙卯，诏以福王与芮为武康、宁江节度使、浙东安抚大使、判绍兴，开府，置长史、司马。

初，廷臣议建宗室于内郡，以为屏翰，乃除大理司直赵良淳知安吉州。良淳，汝愚曾孙。时知州李庚遁，百事隳废。良淳至，日与僚吏论所以守御之备，悉举行之。值岁饥，民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。或请以兵击之，良淳曰：“民岂乐为盗哉？时艰岁旱，故相率剽掠苟活耳。”命僚属以义谕之，众皆投兵散归，其不归者众缚以献。有掠人货财诣其主谢过而还之者。良淳劝富人出粟振之，尝语人曰：“使太守身可以济民，亦所不惜也。”其言恳恳，足以动人，人皆倒囷以应之。

丙辰，宋王焮入朝，令如文彦博故事，自朝参起居外并免拜。以夏贵为枢密副使，召提兵入卫，贵不应命。

庚申，阿术次真州，败宋兵于珠金沙，斩首二千余级。

宋知金坛县建昌李成大率义局官舍山县尉胡传心、阳春主簿潘大同、濠梁主簿潘大本兄弟、进士潘文孙、潘应奎，攻复金坛县。镇江统制侯崑、县尉赵嗣滨来降，导官兵以战，传心、大同等皆死之。吏民挟成大降，复潜谋复金坛，事泄系狱，榜掠不屈，遂杀其二子以惧之，终不屈，笑曰：“子为父死，臣为君死。”卒杀之。

辛酉，宋郢州安抚使赵孟柱以城降。

宋度支尚书吴浚遣使者马驭至建康，为陈宜中移书于伯颜言：“前杀廉希贤，乃边将所为，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，当按诛之。愿输币，请罢兵通好。”伯颜曰：“彼为诈计，视我虚实耳。当择人同往，观其事体，令彼速降。”乃遣中书议事官张羽、淮西行院令史王章持徐王荣复书同驭还临安。行至平江驿亭，悉为所杀。

壬戌，阿术攻真州，宋知州苗再成、宗子赵孟锦帅兵战于老鹳嘴，败绩。

上以盛夏不利行师，使伯颜驻建康，董文炳驻镇江。乙丑，召伯颜还，俟秋再举。伯颜奏曰：“宋人之据江海，如兽保险，今已扼其吭，少纵之则逸而逝矣。”上语使者曰：“将在军，不从中制，兵法也。宜从丞相言。”

丁卯，宋加李庭芝参知政事。

庚午，阿术乘胜进趣扬州。造楼橹战具于瓜洲，漕粟于真州，树栅以断其粮道。宋都统制姜才为三叠阵，逆之于三里沟，阿术佯退，才逐之。阿术反战，至扬子桥，杀扬州拨发官雷大震。两军夹水而阵，阿术麾骑士渡河击之，张弘范以十三骑绝渡冲才军，才军坚不可动，乃引却佯北，才将回回跃马夺大刀，直前向弘范，弘范反臂迎刺之，应手而仆，大军回击，万矢雨集，才军不能支，遂溃，副将张林被擒。阿术

与弘范追之，自相蹂践与陷濠水死者甚众，流矢中才肩。才拔矢挥刀而前，大军辟易不敢逼，遂入城，誓死守。阿术筑长围，自扬子桥竟瓜洲，东北跨湾头至黄塘，西北抵丁村务，以久困之。

阿里海牙图江陵地形上于朝，请命重臣开府镇之，上急召廉希宪还。五月，辛未朔，以希宪及参知政事脱博忽鲁秃花行中书省于江陵府，赐坐，谕曰：“荆南入我版籍，欲使新附者感恩，未来者向化，且令宋人知我朝有臣如此，亦足以戢其心。南土卑湿，于卿非宜，今以大事付托，度卿不辞。”赐田以养居者，马五十以给从者。希宪曰：“臣每惧才识浅近，不能胜大任，何敢辞疾。然敢辞新赐。”复有诏，令希宪承制授三品以下官。

希宪冒暑疾驱以进。至镇，阿里海牙率其属郊迎，望拜尘中，荆人大骇。即日禁剽夺，通商贩，兴利除害，兵民按堵。首录宋故宣抚、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，以备采访，仍择二十余人，随材授职。左右难之，希宪曰：“今皆国家臣子也，何用致疑。”宋故官礼谒大府，必广致珍玩，希宪拒之，且语之曰：“汝等身仍故官，或不次迁擢，当念圣恩，尽力报效。今所馈者，若皆己物，我取之为非义；一或系官，事同盗窃；若敛于民，不为无罪。宜戒慎之。”皆感激谢去。令凡俘获之人，敢杀者，以故杀平民论。为军士所虏，病而弃之者，许人收养；病愈，故主不得复有。立契券质卖妻子者，重其罪，仍没入其直。先时，江陵城外蓄水扞御，希宪命决之，得良田数万亩，以为贫民之业。发沙市仓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万斛，以赈公安之饥，民咸悦之。

癸酉，官兵攻宁国县，杀宋知县赵与穉。

淮民王通居常州，阴以书约宋环卫官刘师勇，许为内应，宋以姚希得之子豈知常州。丁丑，师勇复攻常州，执戴之泰，钱豈走，遂迎姚豈以入。姚豈以统制张彦守吕城，又以常民陈炤久任边知兵，辟为通判。炤方丁母忧，或谓炤曰：“今辟难有辞矣。”炤曰：“乡邦沦没，何可坐视，与其偷生而苟全，不若死之愈也。”遂墨衰而出。凡可以备御者，无不为之。

是时，淮安总制李宗荣、知庆远府仇子真、淮东兵马铃辖阮思聪皆将勤王兵至，常州又复，由是兵威稍振，浙右诸城降附者复叛归张世杰。

己卯，宋以知合州张珪为检校少保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。珪以兵勤王，蜀道断，不得达。

辛巳，宋知辰州吕文兴、知沅州文用圭、知靖州康玉、知房州李鉴等皆以城降。荆南湖北路悉定。

丁亥，召伯颜赴阙，以昭毅大将军、蒙古汉军上万户阿剌罕权行中书省事。

宋王焮论事与陈宜中不合，二相不能画一策，而日坐朝堂争私意。台臣孙嵘叟请窜籍贾似道党潜说友、吴益及李珣等，宜中以为：“簿录非盛世事，祖宗忠厚，未尝轻用之。珣方召入朝，遽加重刑，恐后无以

示信。”燾力争，以为当如嵎叟议，议久不决。给事中彭山杨文仲言：“事危且急矣，祖宗所深赖，亿兆所寄命，在乎二相；苟以不协之故，今日不战，明日不征，时不再来，后悔何及！”辛卯，贬说友南安军，益汀州，并籍其家。珏罢官，送婺州。并籍吕文焕、孟之縉、陈奕、范文虎家。

丙申，宋遣使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诸陵、宫观。诏张世杰、张彦、阮思聪、仇子真四道出兵。台谏请命大臣监护，事下公卿杂议，又久而不决。侍御史陈文龙上言：“《书》言‘三后协心，同底于道’。北兵今日取某城，明日筑某堡，而我以文相逊，以迹相疑，譬犹拯溺救焚，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。请诏大臣同心图治，无滋虚议。”不报。

己亥，宋将吴继明复蒲圻、通城、崇阳三县，宋以其权知鄂州，令择险为寓治。

六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，既，昼晦如夜。

也速带儿久攻嘉定不克，上召汪良臣入朝，使攻嘉定，咎万寿坚守不出。良臣度有伏兵，大搜山谷，果得而杀之，进垒薄城。万寿悉军出战，大败，遂籍境内三龟、九鼎、紫云诸城降。宋知叙州李演将兵援嘉定，闻变，解归，与官兵战于羊雅江，兵败被执。上以万寿金四川行枢密院事，赐名顺。

辛丑，宋太皇太后诏削圣福尊号，以应天戒。又以兵兴费繁，痛自裁节，汰慈元殿提举以下官，省泛索钱缗月万。

甲辰，以阿剌罕为行江南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庚戌，诛翁应龙，籍其家。

甲寅，宋留焚炎自湖南入朝，王燾、陈宜中皆请相焚炎而求去，太皇太后曰：“二相毋藉此求闲也。”乃以燾平章军国重事，一月两赴经筵，五日一朝；宜中为左丞相，焚炎为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燾即日就民居，以丞相府让宜中。宜中言：“一辞一受，何以解天下之讥！”因辞去。宋主遣使遮留，乃还。

乙卯，宋知叙州郭汉杰以城降。戊午，知泸州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、推官唐奎瑞以城降。

己未，宋以李庭芝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

分遣万户张弘范等，以兵船千艘，西掠珠金沙。宋沿江制置使赵溍、枢密都承旨张世杰、知泰州孙虎臣、都统制刘师勇等阵舟师万余于焦山南北，令以十舟为舫，联以铁锁，碇江中流，非有号令，毋得发碇，示以必死。

辛未，阿术、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，望之，舳舻连接，旌旗蔽江，曰：“可烧而走也。”遂指授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，东趣夹滩，绕出敌后；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，以掎其右；刘国杰趣其左；万户蒙古氏忽刺出捣其中；张弘范自上流继至，趣焦山之北。大战自辰至午，呼声震天地。又选强健善射者千人，载以巨舰，分两翼夹射，阿术居中，合势进击，继以火矢烧其蓬橈，烟焰涨天。宋兵既碇舟死战，欲走不能，前军争赴水死，后军散走。弘范、文炳、国杰复以锐卒横冲，世杰不复能军，奔圔山，阿术、弘范追之，获黄鹄白鹳船七百余艘。师勇还常州，虎臣还真州。世杰请济师，不报。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。

上加国杰怀远大将军，赐号拔都，国杰行第二，因呼之曰刘二拔都而不名。

壬申，师勇会张彦以两浙制司军至吕城，为阿塔海所败。

三学生及台谏、侍从，皆上疏请诛贾似道，太皇太后不许。似道亦上表自劾，且言为夏贵、孙虎臣所误，乞保余生，乃削似道三官，令李庭芝遣似道归越，以终母丧，似道留扬不还。王燾言：“似道既不死忠，又不成孝，请下诏切责。”似道乃还绍兴，绍兴守臣闭城不纳。燾复言：“本朝权臣稔祸，未有如似道之烈者。搢绅草茅，不知几疏，陛下皆抑而不行，付人言于不恤，何以谢天下！”甲戌，诏似道婺州居住，其党廖莹中除名贬昭州，王庭除名贬梅州，皆自杀，潘文卿、季可、陈坚、徐卿孙等贬谪有加。婺人闻似道至，率众为露布逐之。

壬午，宋路铃刘用调兵入靖州，知州康玉劫之来降，通判张起岩入杀玉，复靖州。

御史孙嵎叟等皆以为贾似道罚轻，请斩之以正法，台谏方回复上疏论似道饶、汙、贪、淫、褊、骄、吝、专、忍、谬十罪，台谏言之不已。丁丑，复诏徙似道于建宁府。翁合上言：“建宁乃名儒朱熹故里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，闻似道来呕恶，况见其人。”国子司业方应发权直舍人院，封还录黄，乞窜似道广南；中书舍人王应麟、给事中黄镛亦言之，皆不从。侍御史陈文龙乞俯从众言，嵎叟及台谏陈景行、徐直方、俞浙并再上疏。庚寅，再谪似道高州团练副使、循州安置，籍其家，遣使监押之贬所。

福王与芮素恨似道，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，会稽县尉郑虎臣以其父尝为似道所配，欲报之，欣然请行。似道寓建宁开元寺，侍妾尚数十人。虎臣悉屏去，夺其宝玉，撤轿盖，暴行秋日中，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，每名斥似道，窘辱备至。一日，入古寺，

卷第一百十九

【元纪二】起旃蒙大渊献七月，尽柔兆困敦正月，凡七月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二

秋，七月，庚午朔，阿术集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洲，阿塔海、董文炳集行院诸翼万户兵船于西津渡，

壁上有吴潜南行所题字，虎臣呼似道曰：“贾团练，吴丞相何以至此？”似道惭而不能对。至泉州洛阳桥，遇叶李自漳州放还，见于客邸，李赋诗赠之，似道俯首谢焉。

中书右丞相安童劾阿合马擅财赋权，蠹国害民，凡官属所用非人，请别加选择；其营作宫殿，夤缘为奸，亦宜诘问，上命穷治，无验。阿合马因谗安童。安童坐罢相，诏行中书省枢密院事，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边，以御太宗后王海都。

初，安童荐董文用代阿合马私人纥石里为工部侍郎。安童既罢，阿合马即使鹰监奏曰：“自纥石里去，工部侍郎不绪鹰食，鹰且瘦死。”上怒，促召治之，因急捕文用入见。及上望见曰：“董文用乃为尔治鹰食者耶！”置不问，别令取给有司。

伯颜至上都，面陈形势，仍乞进兵。癸未，诏以伯颜为中书右丞相，伯颜辞曰：“阿术功多，臣宜居后。”乃进阿术左丞相。仍使伯颜率诸将直趣临安，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，以蒙古万户宋都台，汉军万户武秀、张荣实、李恒，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，取江西。罢淮西行枢密院，以右丞阿塔海、参知政事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。宋都台，都元帅塔察儿孙；恒，西夏宗室子。

甲午，遣使招谕宋李庭芝及夏贵。

初，张世杰出师，王爚谓：“二相宜一人督师吴门，否则臣虽老无能为，若效死于封疆，亦不敢辞。”陈宜中愧，始与留梦炎上疏乞行边，事下公卿议不决。会世杰兵败，爚复言曰：“事无重于兵。今二相并建都督，庙算指授，臣不得而知。比者六月出师，诸将无统。臣岂不知吴门去京不远？而为此请者，盖大敌在境，非陛下自将，则大臣开督。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，不知国家尚堪几败耶！臣既不得其职，又不得其言，乞罢免。”不允。

辛卯，京学士刘九皋等伏阙上书，略言：“宜中擅权，党贾似道；赵潛、赵与鉴皆弃城遁，宜中乃假使过之说以报私恩；令狐概、潜说友皆以城降，乃受其苞苴而为之羽翼；文天祥率兵勤王，信谗而沮挠之；贾似道丧师辱国，阳请致罚而阴佑之；北兵薄国门，勤王之师，乃留之京城而不遣；宰相当出督，而畏缩犹豫，第令集议而不行；吕师夔狼子野心，而使之通好乞盟；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，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，指授失宜，因以败事。臣恐误国将不止一似道也。”初，宜中事多专决，不关白爚，或谓京学之论，实爚喉之。书上，宜中径去，遣使四辈召之，不至。

壬辰，下九皋于临安狱。爚以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罢充醴泉观使。

爚为人清修刚劲，贾似道归天台葬母，过新昌，爚独不见之。后以元老入相位，值国势危亡之际，天下所属望也，而卒与宜中不协而去，士论惜之云，寻卒。

癸巳，宋以夏贵知扬州，知扬州新泰朱焕知庐州，

召李庭芝还朝。贵不奉诏，焕仍还扬，庭芝亦不行。

初，右正言徐直方等论贾似道误国之罪，乞安置岭表，簿录其家。留梦炎庇护似道，止令散官居住，且谓簿录扰及无辜。高斯得谓：“散官则安置，追降官分司则居住，祖宗制也。”梦炎语塞。至是，梦炎乘间直罢去平章事王钥、御史俞浙等，并罢斯得。乙未，以殿中侍御史陈文龙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

丙申，以开庆兵祸，追罪史嵩之，削其谥。

八月，壬寅，加夏贵枢密副使、两淮宣抚大使，李芾湖南镇抚大使。

癸卯，伯颜陛辞南行，上谕之曰：“宋君臣相率来附，则赵氏族属可保无虞，宗庙悉许如故。”

时官兵久攻常州不下。姚枢言于上曰：“陛下降不杀人之诏。伯颜济江，兵不逾时，西起蜀川，东薄海隅，降城三十，户逾百万，自古平南，未有如此之神捷者。今自夏徂秋，一城不降，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，不体陛下之深仁，利财剽杀所致。扬州、焦山、淮安，人殊死战，我虽克胜，所伤亦多。宋之不能为国审矣，而临安未肯轻下，好生恶死，人之常情，盖不敢也，惟惧吾招徕止杀之信不坚耳。宜中止杀之诏，使赏罚必立，恩信必行，圣虑不劳，军力不费矣。”又请禁宋鞭背黥面之刑，上并从而之。

乙巳，宋吴继明复平江县，加继明湖北招讨使。

庚戌，刘师勇攻吕城，破之。

丁巳，加张世杰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总都督府诸兵。

戊午，宋以赵淇为大理少卿。淇，潛弟。王应麟封还录黄，言：“昔内外以宝玉献贾似道，淇兄弟为甚。”己未，罢之。

辛酉，上还大都。

廉希宪既安辑荆襄之民，叹曰：“教不可缓也！”遂大兴学，选教官，置经籍，旦日亲诣讲舍，以厉诸生。西南溪洞，及思、播田、杨二氏，重庆制置赵定应，俱越境请降。事闻，上曰：“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，今希宪能令数千百里外越境纳土，其治化可见也。”关吏得江陵人私书，不敢发，上之。枢密臣发之上前，其中有曰：“归附之初，人不聊生。皇帝遣廉相出镇荆南，岂惟人渐德化，昆虫草木，咸被泽矣。”上曰：“希宪不嗜杀人，故能尔也。”

宋文天祥至临安，授兵部尚书。甲子，为浙西、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。以陈宜中未还朝，留不遣。天祥上疏言：“本朝愆五季之乱，削藩镇，建都邑，虽足以矫尾大之弊，然国以浸弱，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，至一县则一县破，中原陆沉，痛悔何及！今宜分境内为四镇，建都督统御于其中，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，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禺，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。责长沙取鄂，隆兴取蕲、黄，番禺取江东，扬州取两淮；地大力众，乃足以抗敌。约日齐奋，有进而无退，日

夜以图之，彼备多力分，疲于奔命，而吾民之豪杰者，又伺间出于其中，如此则敌不难却也。”时议以为迂阔，不报。

郑虎臣屡讽贾似道自杀，不听，舟次南剑州黯淡滩，虎臣曰：“水清甚，何不死于此？”似道曰：“太皇太后许我不死，有诏即死。”至漳州木绵庵，虎臣曰：“吾为天下杀似道，虽死何憾？”遂拘其子、妾于别馆，即厕中拉其胸杀之。后陈宜中至福州，捕虎臣，毙于狱。

太皇太后数召陈宜中还朝执政，皆不至。太皇太后乃自为书遗其母杨氏，使勉谕之，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。九月，己巳，授陈宜中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。

庚午，阿合马以军兴国用不足，请复立都转运使九，量增课程元额，鼓铸铁器，官为局卖，禁私造铜器，从之。

杜世忠、何文著、撒都鲁丁使日本，高丽郎将徐赞及捐工上佐等三十人导行。世忠等至长门室津，又至幕府。幕府护送世忠等至鎌仓。甲戌，日本执政将军北条时宗斩世忠、文著、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、徐赞于龙口，枭其首。

伯颜取道益都而南，行视沂州等军垒，调淮东都元帥博罗欢、副都元帥阿里伯，以所部兵沿沂淮而进。戊寅，会师淮安城下，遣降将孙嗣武叩城大呼，又射书城中，谕守将使降，皆不应。庚辰，使招讨别乞里迷失拒北城西门，伯颜与博罗欢、阿里伯亲临南城堡，挥诸将长驱而登，拔之，溃兵欲奔大城，追袭至城门，斩首数百级，遂平其南堡。

辛巳，宋有事于明堂，大赦。

丙戌，阿术克泰州，宋知州孙虎臣自杀。

宋命文天祥为都督府参赞官，总三路兵。

阿术筑湾头堡。甲午，宋扬州都统姜才来攻，阿术、阿塔海等败之。乙未，阿术遣万户怀都攻吕城，宋都统制张彦、王安节来拒战，战失利，彦马弱，陷淖中见执，以城降。安节，坚子也。彦既降，因尽言常州虚实，遂急攻之。

丙申，以领太官内膳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。玉昔帖木儿，博尔术孙。器量宏达，莫测其际。既任风宪，遇事廷辩，吐辞鲠直，上每为之霁威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宋加张世杰沿江招讨使，和州防御使刘师勇福州观察使，总统出戍兵。

壬寅，陈宜中入朝。丁未，以留梦炎为左丞相，陈宜中为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辛亥，以张世杰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兼浙西策应使。

伯颜次湾头，阿剌罕自建康来会，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，令阿剌罕还建康起兵，留博罗欢、阿里伯守湾头新堡，自帅众渡江。壬戌，至镇江，遂分军为三道：阿剌罕、四万户总管奥鲁赤帅右军，自建康出广德四安镇，趣独松关；董文炳帅左军，出江入海，以

范文虎为乡导，取道江阴，趣溇浦、华亭；伯颜及阿塔海将中军，以吕文焕为乡导，趣常州；期并会于临安。奥鲁赤，忒木台子。

初，上谕阿术曰：“淮南重地，李庭芝狡诈，须卿守之。”命阿术驻兵瓜洲，以绝扬州之援。阿术材勇善战，为左丞相，而士心不附，伯颜患之，乃曲加礼敬，由是众皆悦服。扬州久被围，城中食尽，死者枕籍满道，而李庭芝志益坚。

文天祥至平江，癸亥，陈宜中遣淮将张全提兵二千，天祥遣广将朱华、赣将宁都尹玉、麻士龙、曾全、胡遇、谢荣、曾玉等将兵三千赴援常州。士龙战虞桥，张全不救，士龙败死，张全还五牧。华驻五牧，欲掘沟堑，设鹿角，张全不许。官兵攻华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决。逮晚，官兵绕出山后薄赣军，尹玉力战，杀千人，张全提军隔岸，不发一矢，遂败，淮、广军先遁，曾全、遇、荣、曾玉以赣州四指挥军亦遁，败军争渡水，挽张全军船，张全令其军斩挽者指，溺死者甚众。尹玉收残卒五百人殊死战，自夕达旦，杀人马蔽田间，尹玉手杀数十人，箭集于胄如猬毛，援绝力屈，遂被执。官兵横四枪于其项，以槌击之死，部下无一人降者。质明，生还者四人。天祥欲斩张全以警众，帅府不许，宥之使赎。

陈合坐匿廖莹中家资，夺职。

初，李芾至潭，潭兵调且尽，而官兵游骑已入湘阴、益阳诸县。仓卒召募不满三千人，乃结溪峒蛮为声援，缮器械，峙刍粮，栅江修壁，命刘孝忠统诸军。吴继明自湖北至，陈义、陈元自戍蜀归，芾奏请留之戍潭，推诚任之，皆得其死力。

阿里海牙既下江陵，分军戍常德遏诸蛮，而以大兵入潭。芾遣其将于兴帅兵御之于湘阴，兴战死。再调继明出御，兵不及出。十一月，丁卯朔，大军围城。芾慷慨登陴，与诸将分地而守，民老弱亦皆出，结保伍助之，不令而集。官兵攻西壁，孝忠率奋战，芾亲冒矢石以督之。城中矢尽，有故矢皆羽败，芾命括民间羽扇，羽立具。又苦食无盐，芾取库中积盐席，焚取盐给之。有中伤者，躬自抚劳，日以忠义勉其将士。死伤相藉，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。有来招降者，即杀之以徇。

阿剌罕由西道，趋溧水、溧阳，宋铜关将贝宝、胡岩来攻，败死。遂攻破银树东坝，戍将赵淮兵败，与其妾俱被执至瓜州，阿术使招李庭芝，许以大官。淮佯诺，至扬州城下，乃大呼曰：“李庭芝，尔为男子，死则死耳，毋降也！”阿术怒，杀之，弃其尸江滨。妾为俘一军校帐中，乃解衣中金遗其左右，且告之曰：“妾夙事赵运使，今其死不葬，妾诚不能忘情。愿因公言使掩埋之，当终身事相公无憾矣。”军校怜其言，使数兵舆如江上。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，自抱持，操小舟至急流，仰天恸哭，跃水而死。淮，葵从子。妾，长沙人。

董文炳自江阴并海趋临安。先是，宋江阴军金判李世修欲降不果，文炳檄谕之，世修以城降，令权本军安抚使。所过民不知兵，凡获生口，悉纵遣之，无敢匿者。群盗嘉定张瑄有众数千，出没海上，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及子士选单舸至瑄所，谕以威德，瑄即率所部降。

庚午，宋以陈文龙同知枢密院事，黄镛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丙子，宋权融、宜、钦三州总管岑从毅，沿边巡检使、广西节制军马李维屏等，诣云南行中书省降。

丁丑，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。

伊儿汗王阿八哈欲报西里西亚之仇，遣那颜阿拔台率军围毕莱特。阿拔台围城，旋粮尽，大雪酷寒，丧马甚众，解围去。埃及拜巴斯方出兵以援，闻蒙古兵退，还大马士革。

戊寅，阿剌罕破广德军。己卯，破四安镇，杀宋正将胡明等。

陈宜中仓皇发临安民年十五以上者，皆籍为兵，号武定军，召文天祥自平江入卫。太皇太后又亲为书召夏贵等兵，曰：“吾母子不足念，独不报先帝德乎？”贵等不至。

天祥既去平江，溃兵四出剽掠，知安吉州赵良淳捕斩数人，梟首市中，兵稍戢。已而范文虎、程鹏飞、管景模俱遣书诱降，良淳及提点刑狱武义徐道隆焚书斩使。阿剌罕迫独松关，有旨趣道隆入卫。

都元帅兼江东西大都督宋都台进克南昌，获宋万将军。次塔水，又获宋骁将熊飞。己卯，至隆兴府，转运判官刘槃请降，李恒觉其诈，阴备之，槃果以精兵来袭，恒大破之。槃乃以城降，都统夏噩率所部兵溃围出。

壬午，改顺天府为保定府。

伯颜至常州，会兵围城，宋知州姚岌，通判陈炤，都统制王安节、刘师勇固守不下。伯颜命吕文焕射书城上，谕以祸福，不应，文焕为流矢所中。复命掾史书榜文射入城中招谕：“勿以已降复叛为疑，勿以拒敌我师为惧。”皆不应。伯颜怒，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，运土为垒，土至，并人以筑之，且杀之，煎油作炮，焚其牌杈，日夜攻不息。城中甚急，而岌等守志益坚。伯颜叱帐前诸军奋勇争先，四面并进。攻二日，亲军先登，竖红旗城上。诸军见而大呼曰：“丞相登矣。”师毕皆登，城遂破，岌战死。炤与安节犹巷战，或谓炤曰：“城北东门未合，可走。”炤曰：“去此一步，非死所矣！”日中，兵至，死焉。安节臂伤被执，有求其姓名者，安节呼曰：“我王坚子安节也。”降之不得，乃杀之。伯颜命尽屠其民。

刘师勇以八骑变服单骑奔平江，诸将请追之，伯颜曰：“勿追，师勇所过，城守者胆落矣。”以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。遣蒙古军都元帅阁里帖木儿、万户怀都先据无锡州，万户忙兀台、晏彻儿巡太湖，监

战亦乞里歹、招讨使唆都、宣抚使游显，会阁里帖木儿先趋平江。

癸未，官兵克兴化县，知县胡拱辰自杀。

乙酉，宋升宜兴县为南兴军。

阿剌罕至护牙山庆丰圩，败宋军，斩首七千级。又擒其将祝亮并裨校七十二人，斩首三千级。又与宋兵战，斩首七千级。又败其都统等三人，斩首三千级，克建平县，遂攻独松关。己丑，次安吉州上柏镇，张濡率兵拒战。阿剌罕大败之，斩首二千级，生擒副将冯骥，斩于军前，俘裨将四十二人，濡遁。

大兵遂破独松，邻疆守者皆望风而走，平江府通判郑畴先遁。庚寅，通判王矩之、都统制王邦杰遣人迎降于常州，朝野大震。

伯颜遣降人游介实奉诏书副本使于宋，仍以书谕宋大臣。

时勤王师仅三四万人，文天祥与张世杰议，以为：“淮东坚壁，闽、广全城，若与敌血战，万一得捷，则命淮师以截其后，国事犹可为也。”世杰允之。而陈宜中当国，遭时多难，不能措一策，唯事蒙蔽，将士离心，郡邑降破，方且理会科举、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陈乞差遣，士人覬覦恩例，不可其策，白太皇太后降诏，以王师务宜持重，议遂止。秘书监陈著上疏请从天祥之议曰：“与其坐以待困，曷若背城一战！万有一幸，则人心贾勇！且敌非必真多智力，不过乘胜长驱。若少沮之，则主兵之与悬军，其壮弱即异矣。”不听，出著知台州。

初，江西制置使黄万石闻大兵至，将遁，惧都统庐州密佑不从，乃调佑兵援隆兴，且戒以勿战，既而隆兴降。辛卯，宋都台遣张荣实、吕师夔以兵逼抚州，万石弃城遁。官兵入建昌，万石走闽。佑率众至进贤坪，与官兵遇，官兵呼曰：“降者乎？斗者乎？”佑曰：“斗者也。”麾其兵突战，进至龙马坪，官兵围之数重，矢下如雨。佑告其部曰：“今日死日也，若力战，或有生理。”众咸愤厉。自辰战至日昃，佑面中矢，拔之复战，又身被四矢三枪，众皆死，仅余数十人。佑挥双刀斫围南走，前渡桥，马踏板断，遂被执。众见其勇，戒勿杀，舆归隆兴。宋都台曰：“壮士也。”欲降之，不从，系之月余，终不屈。且骂万石为卖国小人，使志不得伸。宋都台命刘槃、吕师夔坐城楼，引佑楼下，以金符遗之，许以官，佑不受，语侵槃、师夔，益不逊。又令佑子说之曰：“父死，子安之？”佑斥曰：“汝行乞于市，第云密都统子，谁不怜汝也。”怡然自解其衣请刑，遂死，观者皆泣下。

宋都台至抚，知州施至道以城降，宋都台绥辑降众，秋豪无犯，南康、吉、赣、袁、瑞、临等州，次第皆平，江西路悉定。

留梦炎用徐囊为御史，复擢黄万石、吴浚等，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应麟缴奏曰：“囊与梦炎同乡，有私人之嫌，万石粗戾无学，南昌失守，误国罪大。

今方欲引以自助，善类为所搏噬者，必携持而去。吴浚贪墨轻躁，岂宜用之？况梦炎舛令慢谏，说言弗敢告，今之卖降者，多其任用之士。”疏再上，不报。甲午，出关俟命，再奏曰：“因危急而紊纪纲，以偏见而拂公议，臣封驳不行，与大臣异论，势不当留。”疏入，又不报，遂东归。乙未，梦炎亦遁，累召不归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宋以吴坚签书枢密院事，黄镛兼权参知政事。

辛丑，伯颜次无锡。陈宜中遣工部侍郎柳岳等奉宋主及太皇太后书，并宋之大臣与伯颜书来见，垂涕言：“太皇太后年高，嗣君幼冲，且在縗经中。自古礼不伐丧，乞哀恕班师，每年进奉修好。且今日事至此者，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，非太皇太后之意也。”伯颜曰：“主上即位之初，奉国书修好，汝国执我行人至十有六年，所以兴师问罪。今又无故杀我行人。钱氏纳土，李氏出降，皆汝国之法也。汝国得天下于小儿，亦失之于小儿，天道如此，尚何多言！”遣招讨使抄儿赤以岳来使事，及严忠范所赉国书入奏。

董文炳循海道次许浦，宋都统制祁安以许浦降。

癸卯，宋以陈文龙参知政事兼权枢密院事，两浙镇抚使谢堂同知枢密院事。

甲辰，伯颜至平江府，王邦杰以城降。

丙午，宋追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。朝议以吕文焕为大兵向导，乃追封文德，而以文德子师孟为兵部侍郎，欲赖以求好，而师孟益偃蹇自肆。

戊申，中书左丞相忽都答儿率内外文武官及缙黄耆庶，请上尊号曰宪天述德仁文义武光孝皇帝，皇后曰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，上不允。

初，宋以张世杰为保康节度使、知平江，代文天祥，既行，闻平江不守，复入卫，加检校少保。

庚戌，伯颜以忙兀台、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。遣宁玉修吴江长桥，不旬日而成。

伯颜遣囊加歹偕柳岳还临安。癸丑，陈宜中复遣岳及宗正少卿陆秀夫、刑部尚书夏士林、兵部侍郎吕师孟同囊加歹使军中，求称侄纳币，不从则称侄孙，且诏吕文焕、赵孟桂令通好罢兵，伯颜不许。

宋以文天祥签书枢密院事。

庚申，官兵破大洪山，知随州朱端履降。

宋陈宜中乃白太皇太后，奉表求封为小国，太皇太后从之。再以柳岳为工部侍郎，洪雷震为右正言，使大都乞和。是日，吏部尚书丁应奎、左侍郎徐宗仁皆遁。

陈宜中率公卿请迁都，太皇太后不许，宜中痛哭固请，不得已从之。命装俟升车，给百官路费银。及暮，宜中不入。太皇太后怒曰：“吾初不欲迁，而大臣数以为请，顾欺我邪？”脱簪珥掷之地，遂闭阁，群臣求内引，皆不纳，遂止。盖宜中实以明日迁，仓卒奏陈失审耳。

初，宋都台略江西，制置帐前都统制淮人米立迎

战于江坊，被执不降，系狱。及是，黄万石以邵武来降，行省遣万石谕之曰：“吾官阶一个牙牌书且不尽，今亦降矣。”立曰：“侍郎国家大臣，立一小卒尔，何足道。但三世食赵氏禄，赵亡，何以生为？立乃生擒之人，与投拜者不同。”万石再三说之，不屈，遂遇害。

金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宁晋陈祐刚直，上之南伐，使祐签山东民军，民闻祐来，皆曰：“陈按察来，必无私。”于是逃匿者皆出。应期而办。上授南京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属吏闻祐至，多震惧失措，祐因谓曰：“何必若是。前为盗跖，今为颜子，吾以颜子待之；前为颜子，今为盗跖，吾以盗跖待之。”由是吏知修饬，不敢弄法。

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奏：“云南诸夷未附，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，并受行省节制。”又奏：“哈刺章、云南壤地相等，而州县皆以万户、千户主之，宜改置令长。”并从之。云南俗：男女自相配偶，亲死则火之，无丧祭之仪。无桑麻粳稻，子弟不知读书。赛典赤教以媒妁通婚，死者为之棺槨奠祭，又教民播种，为陂池以防旱涝，创建孔子庙明伦堂，以经史授学者，由是旧习渐除。云南以贝为钱，时初行钞法，民不便之，赛典赤奏闻，俾仍其旧。又以山路险远，多盗贼，相地置镇，每镇设土官一人、百户一人，遇盗贼劫掠，则罪之。

既有怨家走京师，诬告赛典赤专僭数事，上命械送赛典赤治其罪。既至，赛典赤脱械谕之曰：“汝不知上以便宜命我，故诉我专僭。今贯汝罪，且官之，能竭忠自赎乎？”皆叩头谢，誓以死报。

癸亥，伯颜遣囊加歹同吕师孟等还临安。遣忙兀台、范文虎会阿剌罕、昔里伯取安吉州。而宋廷方急召知安吉州赵良淳以兵入援，时水陆皆有屯军，道绝不通，良淳与徐道隆议由太湖经武康、临安县境勤王。道隆即日乘舟出临湖门，泊宋村。道隆既去，兵大至，军东西门。良淳率众城守，夜就茭舍陴上不归。

初，宋遣将吴国定援宜兴，宜兴已危，不敢往，乃如安吉见良淳，愿留以为辅。良淳见国定慷慨大言，意其可用也，请于朝，留戍安吉。已而国定开南门纳官兵，兵入城呼曰：“众散，元帅不杀汝。”于是众号泣散去。良淳命车归府，兵士止之曰：“事至此，侍郎当为自全计。”良淳叱去之。命家人出避，乃闭阁自经。有兵士解救之，复苏，众罗拜泣曰：“侍郎何自苦？逃之犹可求生。”良淳叱曰：“我岂逃生者邪？”众犹环守不去，良淳大呼曰：“尔辈欲为乱邪？”众涕泣出，复投缳而死。丙寅，安抚使赵与可以城降。

伯颜发平江。

答顺既降，汪良臣统兵顺流而下，泸、叙、长宁、富顺、开、达、巴、渠诸郡不一月皆下，合兵围重庆，作浮梁三江中，断援兵。自秋徂冬，援绝粮尽，张珪在合，屡以死士间入城，许以赴援，且为之画守御计。

阿里海牙攻潭州益急，援兵不至，宋湖南安抚使

兼知州李芾植混淆柱江中，自乔口至城下，凡十有五。官兵断之，又拔城西栅，射书中示芾，曰：“速降以活州民，否则屠矣。”芾不答。时攻城三月不下，会张兴祖计事至潭，或议烧其栅，兴祖曰：“火易沃灭，不如炮攻，使敌不能队立，吾肉搏而登，可以得志。”阿里海牙从之。乃部分诸将，发炮，中流矢，创甚，督战益急。刘孝忠中炮，风不能起，诸将泣请于芾曰：“事急矣，吾属为国死可也，如民何？”芾骂曰：“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，为今日也。汝第死守，有复言者吾先戮汝。”

阿里海牙不能军，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崔斌攻西北铁坝，率诸将夜集坝下，黎明毕登，战不利。斌曰：“彼小捷而骄，今焚其角楼，断其援道，堑城为三周，则城可得。”诸将然之。乃衔枚以待铁坝，人积刍秸梯其楼火之，且坚木栅坝上。诘旦，除夕，大军布云梯而上，斌挟盾先登，夺木栅据之。

潭人复作月城以自守。知衡州长沙尹谷为芾参谋，知城危，与妻子诀曰：“吾以寒儒受国恩，典方州，谊不可屈，若辈必当从吾已耳。”召弟岳秀使出，以存尹氏祀，岳秀泣而许之。乃为二子行冠礼，或曰：“此何时，行此迂阔事？”谷曰：“正欲令儿曹冠带见先人于地下耳！”礼毕，积薪扃户，朝服望阙拜已，先取历官告身焚之，即纵火自焚。邻家救之，火炽不可前，但于烈焰中遥见谷正冠端笏危坐，阖门无少长皆死焉。芾闻之，命酒酹谷曰：“尹务实，男子也，先我就义矣。”务实，谷号也。因留宾佐会饮，夜传令，犹手书“尽忠”字为号。饮达旦，诸宾佐出，参议杨霆赴园池死。

至元十三年（宋德佑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朔，官兵蚁附登城。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：“吾力竭，分当死，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，汝尽杀之，而后杀我。”忠伏地叩头，辞以不能，芾固命之，忠泣而诺，取酒饮其家人尽醉，乃遍刃之，芾亦引颈受刃。忠纵火焚其居，还家杀其妻子，复至火所，大恸，举身投地，乃自刎。幕属茶陵顾应焱、安仁陈亿孙、钟蜚英皆死。潭民闻之，多举家自尽，城无虚井，缢林木者累累相比。

阿里海牙持酒劳崔斌曰：“取此城，公之力也。”斌曰：“潭人胆破矣。若敛兵不进，许其来降，则土地人民皆我有，自湖以南，连城数十，可传檄而定，若纵兵急攻，彼无噍类，得空城何益！”阿里海牙从之，遣人开示祸福。吴继明、刘孝忠等遂以城降，陈义溃围，将奔闽，中道战死。

芾为人刚介，不畏强御，临事精敏，奸猾不能欺。且强力过人，自旦治事至暮无倦色，夜率至三鼓始休，五鼓复起视事。望之凜然犹神明，而好贤礼士，即之温然，虽一艺小善亦惓惓奖荐之。平生居官廉，及扈斥，家无余赀。芾初至潭，遣其子裕孙出，曰：“存汝以

奉祀也。”其孙辅叔时亦亲迎于温，由是皆得不死。

谷刚直庄厉，士友皆严惮之，居官廉正有声。丁内艰，家居教授诸生，举动有礼。每行市中，市人相谓曰：“是必尹先生门人也。”初，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，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，升湘西岳麓书院生，又积分高等，升岳麓精舍生，潭人号为“三学生”。兵兴时，三学生聚居州学，犹不废业。谷死，诸生数百人往哭之，城破，多感激死义者。

霆自少以志节闻，辟京湖制置司干官。时吕文德为帅，素侮慢士，常试以难事，霆仓卒立办，皆合其意。一日，谓霆曰：“朝廷有密旨，出师策应淮东，谁可往者？”即对曰：“某将可。”又曰：“兵器粮草若何？”即对曰：“某营兵马，某库器甲，某处矢石刍粮。”口占授吏，顷刻案成。文德大惊曰：“平生轻文人，以其不事事也。君材干若此，何官不可为！吾何敢不敬！”后通判江陵。江陵雄据上流，表里襄、汉，兵民杂处，庶务丛集；霆随事裁决，处之泰然。霆有心计，善出奇应变，故所至有能声。

阿里海牙入城，诸将欲屠城，行省郎中钦察人伯牙吾氏和尚曰：“拒命者宋将耳，民何罪。且列城未附者尚多，若降而杀之，是坚其效死之心也。”崔斌亦曰：“郎中言是。”阿里海牙曰：“潭州户口数百万，屠之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，其屈法贷之。”乃发仓廩食饥者。复遣使徇袁、连、衡、永、郴、全、道、桂阳、武冈、韶、南雄诸郡，其守臣皆率其民来迎，曰：“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，毋杀虏，所过皆秋毫无犯，民今复见太平，各奉表来降。”阿里海牙悉奏官其降官，如江陵例。宝庆通判曾如骥，不屈死。湖南悉定。

阿刺罕以兵追及徐道隆，江陵亲从军三百人殊死战，矢尽枪槊折，一军尽没。道隆见执舰内，间守者少怠，赴水死，长子载孙亦赴水死。

戊辰，宋陆秀夫还，太皇太后命用臣礼，更命陈宜中使军中，宜中难之，太后涕泣曰：“苟存社稷，臣，非所较也。”宜中遣军器监刘庭瑞以其书至军，伯颜不答，遣庭瑞返。

己巳，伯颜次嘉兴，宋知嘉兴府刘汉杰以城降。庚午，陈文龙、黄镛遁。文龙以议降，上章乞归养，既出国门而悔之，复上疏求还，不报，乃归。

辛未，宋以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，端明殿学士常楙参知政事。日午，宣麻慈元殿，文班止六人。楙，同之曾孙。

宋遣监察御史刘岳奉表称臣，奉上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，岁奉银绢二十五万，乞存境土以奉蒸尝。陈宜中复致书伯颜，约会长安镇以输平。

时诸将欲直趋临安，伯颜问计于郎中鱼台孟祺，祺对曰：“宋人计，惟有窜闽。若以兵迫之，彼必速逃。一旦盗起临安，三百年之积焚掠无遗矣。宜以计缓之，使彼不惧。譬取果，稍待时日耳。”伯颜曰：

“善。”乃遣人持书至临安慰谕之。

董文炳军次乍浦，宋统制官刘英以本军降。进至盐官，招之再返不下。将佐请屠之，文炳曰：“县去临安近，声势相及，临安约降已有成言，吾轻杀人，则挠大计，况屠一县耶？”于是，遣人人城谕之，知县事王与贤及澈浦镇统制胡全、福建路马步军总沈世隆皆降。

甲戌，宋都台至瑞州，知州姚岩弃城去。

宋以文天祥知临安府，天祥辞不拜，请以福王与芮、秀王与巽判临安以系民望，身为少尹，以死卫宗庙；又请命吉王昀、信王昀镇闽、广以图兴复，俱不许。宗亲复以请，太皇太后从之。丙子，命昀、昀出镇。与巽，崇宪靖王伯圭三世孙。

丁丑，以夏士林签书枢密院事。己卯，常懋遁，士林寻亦遁。三学生誓死不去，特与放释褐出身。

加皇太后弟全永坚太尉。以杨亮节为福州观察使，提举吉王府行事；俞如珪为环卫官、提举信王府行事。亮节，吉王昀母杨淑妃弟；如珪，信王昀母俞修容弟。

辛巳，伯颜至崇德，陈宜中令都统洪模持书同囊加歹来见。壬午，次长安镇，宜中不至。

癸未，宋进封吉王昀为益王，判福州、福建安抚大使；信王昀为广王，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。既累召留梦炎不至，遂以为江东西、湖南北宣抚大使。

甲申，伯颜进次临平皋亭山，阿剌罕、董文炳之师皆会。

游骑至临安北关。文天祥、张世杰再请移三宫入海，而已帅众背城一战，陈宜中不许，白太皇太后，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，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、和州防御使吉甫、御史杨应奎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。伯颜受讫，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，召宋宰臣出议降事。遣人奉玺表赴上都。是夜，宜中遁归温州之清澳。

张世杰、刘师勇及苏刘义以朝廷不战而降，各以所部去。世杰次于定海，元将石国英使降将都统卞彪说世杰降。世杰以彪来从己俱南也，椎牛享之。酒半，彪从容为言，世杰大怒，断彪舌，磔之于巾子山。师勇至海上，见时势不可为，忧愤纵酒卒。

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、俞如珪奉益王昀、广王昀自嘉会门出，渡浙江而南。杨淑妃、秀王与巽从行。镇，恭圣仁烈皇后侄孙也，尚理宗女周汉国公主。

乙酉，宋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、都督诸路军马。丙戌，赐户部侍郎眉州家铉翁进士出身，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贾余庆同签书枢密院事、知临安府。命天祥同吴坚、谢堂、余庆、内官邓惟善使伯颜军中。

伯颜至临安北十五里，分遣董文炳、吕文焕、范文虎抚慰军民。既而闻益王昀、广王昀去，亟遣阿剌罕、奥鲁赤、董文炳、范文虎等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，以劲兵五千人追之。召杨镇以二王还，镇得报即去，曰：“我将就死于彼，以缓追兵。”杨亮节等遂负二

王徒步匿山中七日，其将张全以兵数十人始追及之，遂同走温州，陆秀夫、苏刘义继追及于道。

或请檢視府藏簿帳，以知金谷户口多寡，伯颜曰：“是欲夤缘噬吾民耻。”丙戌，下令将士敢入城者，以军法论。先是，宋三衙卫士，白昼杀人，乱民亦乘时剽掠，至是始皆敛迹，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军民，遣囊加歹及宣抚程鹏飞、计议孙鼎亨、千户洪君祥入宫慰谕谢太皇太后。

文天祥见伯颜于明因寺，因说伯颜曰：“本朝承帝王正统，衣冠礼乐之所在，北朝将以为与国乎？抑将毁其社稷也？”伯颜以诏书为辞，言社稷必不动，百姓必不杀。天祥曰：“北朝若欲为与国，请退兵平江或嘉兴，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，北朝全兵以还，策之上也。若欲毁其宗庙，则淮、浙、闽、广，尚多未下，利钝未可知，兵连祸结，必自此始。”伯颜怒，语渐不逊，天祥曰：“我南朝状元、宰相，但欠一死报国，刀锯鼎镬，非所惧也。”伯颜辞屈，诸将相顾动色。伯颜见天祥举动不常，因留军中，遣吴坚等还。天祥请归，伯颜笑而不答。天祥怒曰：“我此来为两国大事，何故留我？”伯颜曰：“勿怒。君为宋大臣，责任非轻，今日之事，正当与我共之。”令忙兀台、唆都羁縻之，且以其降表不称臣，仍书宋号，遣程鹏飞、洪君祥偕贾余庆来易之。

戊子，知建德军方回、知婺州刘怡、知处州梁椅、知台州杨必大皆降。

宋知临江军滕岩瞻遁，克之。

己丑，伯颜军次湖州，遣囊加歹、省掾王佑赍传国玉玺赴阙。庚寅，伯颜建大将旗鼓，率左右翼万户，巡临江城，观潮于浙江。暮还湖州市，宋宗室大臣皆来见。壬辰，伯颜登狮子峰，观临安形势。命唆都抚谕军民，部分诸将，共守其城，护其宫。

甲午，以真定总管昔班为中书右丞。

伯颜分遣萧郁、王世英等，招谕衢、信诸州。

初，谢枋得与吕师夔善，及吕文焕导大兵东下，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。枋得应诏上书，以一族保师夔可信，乞分沿江诸屯兵，以之为镇抚使，使之行成，且愿身见文焕与议。从之，使以沿江察访使行，会文焕入覲，不及而反。以江东提刑、江西招谕使知信州。

是月，师夔与武秀分定江西地，枋得以兵逆之，使前锋呼曰：“谢提刑来。”吕军驰至，射之，矢及马前。枋得走入安仁，调淮士张孝忠逆战团湖坪，矢尽，孝忠挥双刀击杀百余人。前军稍却，后军绕出孝忠后，众惊溃，孝忠中流矢死。马奔归，枋得坐敌楼见之，曰：“马归，孝忠败矣。”遂奔信州。师夔下安仁，进攻信州，陷之。枋得变姓名，入建宁唐石山，转茶坂，寓逆旅中，日麻衣蹑履，东乡而哭，人不识之，以为被病也。已而去，卖卜建阳市中，有来卜者，惟取米屡而已，委以钱，率谢不取。其后人稍稍识之，多延至其家，使为弟子论学。

【元纪三】起柔兆困敦二月，尽十二月，凡十一月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三

二月，丁酉朔，日中有黑子相荡。伯颜遣刘頔等往淮西招夏贵，仍遣别将徇地浙东、西。

庚子，宋帝昀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，乞为藩辅。伯颜命右丞张惠及阿剌罕、董文炳、吕文焕入见太皇太后，宣布德意，慰谕之。辛丑，昀率文武百僚，望阙拜发降表。伯颜承制，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，忙兀台、范文虎入治府事。复命惠、阿剌罕、文炳、文焕等入城，籍其军民钱谷之数，阅实仓库，收百官诰命、符印图籍，悉罢宋官府。取昀居之别室。部分诸将，分屯要害，仍禁人不得侵坏宋山陵。

程鹏飞取太皇太后手诏及三省、枢密院吴坚、贾余庆等檄，谕天下州郡降附。家铉翁独不署。鹏飞命缚之，铉翁曰：“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，归私第以待命可也。”乃止。檄署，即分遣新附官招谕湖南北、两广、四川未下州郡。

是日，大兵屯钱塘江沙上，临安人方幸波涛大作，一洗空之，而潮三日不至。

壬寅，宋罢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，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刘昴同签书枢密院事，与吴坚、谢堂、家铉翁并充祈请使，诣大都。

余庆凶狡残忍，昴狎邪小人，皆乘时窃美官，谓使毕即归，不以为意，堂独纳赂得先归。

伯颜引文天祥与坚等同坐。天祥面斥余庆卖国，且责伯颜失信。吕文焕从旁谕解之，天祥并斥文焕及其侄师孟父子兄弟受国厚恩，不能以死报国，乃合族为逆。文焕等惭恚，遂与余庆共劝伯颜拘天祥，令随祈请使北行。

丁未，伯颜就遣宋内侍王埜入宫，收袞冕、圭璧、符玺及宫中图籍、宝玩、车辂、辇乘、卤簿、麾仗等物。又索宫女、内侍及诸乐官，宫女赴水死者以百数。

戊申，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，以户部尚书麦归、秘书监焦友直为宣慰使，吏部侍郎莘县杨居宽同知宣慰司事，并兼知临安府事。

乙卯，诏谕李庭芝、夏贵及所辖州军县镇官吏军民。

戊午，夏贵以淮西诸郡来降，野蒲昂吉儿入庐州，民安堵无所犯。右武大夫、知镇巢军洪福，贵家僮也，贵遣使招之，福不听，贵使其从子往，福斩之。阿术攻城，久不拔，贵至城下，好语给福，请单骑入城。福信之，门开，伏兵起，执福父子，遂屠其城。贵莅杀福一门，福子大源、大渊呼曰：“法止诛首谋，何乃举家为戮？”福叱曰：“以一命报宋朝，何至告人

求活耶？”次及福，福大骂，数贵不忠，请南向死以明不背国，闻者流涕。

扬受围累月，城中食尽，死者满道。至是，饥益甚，赴濠水死者日数百，道有死者，众争割啖之立尽。宋帝昀降诏至，庭芝登城曰：“奉诏守城，未闻有诏谕降也。”却之，固守不下。贵既降，阿术驱降兵至城下以示之，旌旗蔽野，幕客有以言觐庭芝者，庭芝曰：“吾惟一死而已。”阿术使者持诏来招降，庭芝开壁纳使者，斩之，焚诏牌上。

庚申，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。

辛酉，上如上都。

甲子，董文炳、唆都发宋随朝文士刘褒然及三学诸生百余人赴京师。

太学生江山徐应鑣不欲从，与其子琦、崧、女元娘誓共焚。太学故岳飞第，有飞祠，应鑣具酒肉祀飞曰：“天不佑宋，社稷为墟，应鑣死以报国，誓不与诸生俱北。死已，将魂魄累王，作配神主，与王英灵，永永无斁。”琦亦赋诗以自誓。祭毕，以酒肉饷诸仆，诸仆醉卧，应鑣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，积诸房书籍箱笥四周，纵火自焚。一小仆未寐，闻火声，起至楼下穴牖视之，应鑣父子俨然坐立，如庙塑像。走报诸仆，坏壁入，扑灭火。应鑣不得死，与其子女怏怏出户去，仓卒莫知所之。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，皆僵立瞪目，面如生。诸仆为具棺敛，殡之西湖金牛僧舍。

三月，丁卯，伯颜入临安，以张濡尝杀廉希贤，斩之，籍其家。俾郎中孟祺籍其太庙景灵宫礼乐器、册宝、郊天仪仗，秘书省、国子监、国史院、学士院、太常寺图书、祭器、乐器送京师。

宋福王与芮奉书于伯颜，辞甚恳至。伯颜曰：“尔国已降，南北一家，王勿疑，宜速来，共预此事。”且使迓之。甲戌，与芮来自绍兴至，伯颜深抚慰之。

伯颜将北还，承制以阿剌罕、董文炳留治行省事，经略闽、粤；忙兀台以都督镇浙西；唆都以宣抚使镇浙东；唐兀歹、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。会宋都台言宋二王在闽、广聚兵，将攻江西，乃遣塔出移军，与李恒、吕师夔会阿剌罕、文炳同取未下州县，以追二王。乙亥，伯颜发临安。初，江南童谣有云：“江南如破，白雁来过。”又谶语云：“亡宋者，百眼将军也。”至是皆应焉。

丁丑，阿塔海、孟祺宣诏，趣宋帝昀、全太后入觐，祺读至“免系颈牵羊”之语，太后泣谓昀曰：“荷天子圣慈活汝，当望阙拜谢。”听诏毕，即日俱出宫，惟太皇太后以疾留。度宗母隆国夫人黄氏、宫人从行者百余人，福王与芮、沂王乃猷、谢堂、杨镇而下，官属从行者数千人，三学之士数百人。昀求见伯颜，伯颜曰：“未入朝，无相见之礼。”

庚寅，中书右丞昔班罢为户部尚书。

吴坚等至大都，不得命，留馆中，签书枢密院事高应松绝粒不语，七日而卒，贾余庆病卒，家铉翁闻

国亡，旦夕哭泣，不食饮者数日。国人高其节，欲尊官之，辞不受。

闰三月，辛亥，枢密副使张易以坚、铉翁、刘岳等赴上都。

甲子，以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郝禎参知政事。

是月，宋益王昷、广王昺至温州，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，宜中来谒，复召张世杰于定海，世杰亦以所部兵至。温之江心寺，高宗南奔时尝至是，有御座在寺中，众相率哭座下，奉昷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昺副之。乃发兵除吏，以秀王与昺为福建察访使兼安抚使、知西外宗正，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，先入闽中抚吏民，谕百姓，檄召诸路忠义，同奖王室。会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来召，宜中等沉其兵江中，遂入闽。

时黄万石方降，欲取全闽为功，汀、建诸州将从其降，闻昷将至，即闭城却使者，南剑守臣林起鳌遣军逐万石，万石将刘俊、宋彰、周文英辈亦多来归，兵势稍振。

初，故丞相杜范从子洙纠合四千人来勤王，当国者不省。往见文天祥于西湖上，天祥奖异之。至是遂随天祥出使，偕至镇江，洙以计赂守夜刘千户者，得官镫，脱天祥，偕走淮甸，乘夜入真州。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曰：“两淮兵足以兴复，特二阨小隙，不能合从耳。”天祥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再成曰：“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指挥东诸将，以通、泰兵攻湾头，以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兵攻杨子桥，以扬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师直捣镇江，同日大举。湾头、杨子桥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师之至，攻之即下。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。瓜步既举，以东兵入京口，西兵入金陵，要浙归路，其大帅可坐致也。”天祥大称善，即以书遗二制置，遣使四出约结。

天祥之亡，阿术阴纵一逸卒入扬，言于李庭芝曰：“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。”庭芝信之，以为天祥来说降也，辄使再成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相城垒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闭之门外。久之，复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说降者即杀之。二路分与天祥语，见其忠义，亦不忍杀，以兵二十人道之扬。四鼓抵城下，闻候门者谈，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，众相顾吐舌，乃东入海道，遇大兵，伏环堵中得免。然亦饥莫能起，从樵者乞得余糝羹。行入板桥，兵又至，众走伏丛筱中，兵入索之，执杜洙及路分金应而去。虞候张庆矢中目，身被二创，天祥偶不见获。洙、应解所怀金与卒，获免，募二樵者以蕒荷天祥至高邮，泛海往温州。

全太后与宋帝昀北行至瓜洲，太皇太后复赐李庭芝诏曰：“比诏卿纳款，日久未报，岂未悉吾意，尚欲固圉耶？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，卿尚为谁守之？”庭芝不答，命发弩射使者，毙一人，余皆奔去。庭芝与姜才涕泣誓将士，谋出兵夺两宫，将士皆感泣。乃

尽散金帛犒兵，以四万人夜捣瓜洲，战三时，官兵拥纛避去。才追至蒲子市，夜犹不退。阿术使人招之，才曰：“吾宁死，岂作降将军耶！”苗再成亦谋夺驾，不克。

夏，四月，丙子，以东、西川两枢密不和，屡攻重庆不克，省东川行枢密院及成都经略司，以其事入西川行院。

庚辰，郝经入见，上赐宴大廷，咨以政事，其从行者赏赉有差。

文天祥至温州，闻益王尚未正位，乃上表劝进。五月，乙未朔，陈宜中等共奉益王即皇帝位于福州，时年八岁，改元景炎，尊杨淑妃为太后，同听政。封广王昺为卫王。以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，李庭芝为右丞相，陈文龙、端明殿学士刘黻参知政事，张世杰为枢密副使，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，苏刘义主管殿前司，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。改福州为福安府，温州为瑞安府。郊赦。是日黎明，有大声出府中，众皆惊仆。

召叶梦鼎为少师、太乙宫使。梦鼎闻命，即航海行，道梗不能进，南向恸哭失声而还。

又以赵潛为江西制置使，进兵邵武；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，进兵饶州；诸将李世逵、方兴等进兵浙东，吴浚为浙东招谕使，寺丞吉水邹渊副之。毛统由海道至淮，约兵会合。仍诏傅卓、翟国秀等分道出兵。时枋得败走，已不能军。

是日，伯颜以宋帝昀至上都，家铉翁迎谒，伏地流涕，谢奉使无状，不能保存稷社。从行内人安康朱夫人、安定陈才人俱自经死，有留题于裙带曰：“誓不辱国，誓不辱身。”

丙申，上召见于大安殿，授纛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大司徒，封瀛国公。以宋平，告天地、祖宗于上都近郊。上劳伯颜，伯颜再拜谢曰：“奉陛下成算，阿术效力，臣何功之有。”己亥，以伯颜兼同知枢密院事。

上大宴，众皆欢甚，唯皇后不乐。上曰：“我今平江南，自此不用兵甲，众人皆喜，尔独不乐，何耶？”后跪奏曰：“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，毋使吾子孙及此，则幸矣。”上以宋府库故物各聚置殿庭上，召后视之，后遍视即去。上遣宦者追问后，欲何所取。后曰：“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，子孙不能守，而归于我，我何忍取一物耶！”时宋全太后至京，不习北方风土，后为奏令回江南。上不允，至三奏，上答曰：“尔妇人无远虑，若使之南还，或浮言一动，即废其家，非所以爱之也。苟能爱之，时加存恤，使之便安可也。”后退，益厚待之。

上召宋诸降将问曰：“尔等何降之易耶？”对曰：“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，每优礼文士，而独轻武官。臣等久积不平，心离体解，所以望风而送款也。”上命董文忠答之曰：“借使似道实轻汝曹，特似道一人之过耳，且汝主何负焉？正如所言，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。”

文天祥至福安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天祥使其属吕武招豪杰于江、淮，杜浒募兵于温州。

阿术以宋高邮、宝应尝馈饷扬州，栅扬之西北丁村，以断高邮、宝应之馈运，贮粟湾头堡，遣万户苦彻拔都儿、史弼等守之，以备捍御；别遣博罗克新城，逼泰州。又遣千户伯颜察儿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兵势，且戒之曰：“庭芝水路既绝，必从陆出，宜谨备之。如丁村烽起，当首尾相应，断其归路。”

既而博罗欢以病还，以阿里伯代领诸军。丁未，宋姜才出运米，出步骑五千阵于丁村。阿里伯素不习兵，率轻骑数百出堡，千户董士元与别将哈刺秃以百骑从之。日已暮，宋兵至者万余，士元谓左右曰：“大丈夫报国正在今日，勿惧也。”整军欲战，阿里伯遁去。士元与哈刺秃以所部迎敌，泥淖马不能驰，乃弃马步战，才亦舍骑步战，至夜退去。及明日，阿里伯来视战地，见士元卧泥中，身被十七创，甲裳尽赤，肩舁至营而绝，哈刺秃亦战死。士元，文炳子。文炳闻士元死，一恸而止曰：“真吾子也。”

戊申，苗再成遣兵二千、战船百艘袭瓜洲，阿术遣万户昔里罕、阿塔赤等出战，大败之，追至珠金沙。改博州为东昌路。

上出董文用为卫辉路总管，佩金虎符。郡当冲要，民为兵者十之九，余皆单弱贫病，不堪力役。会初得江南，图籍、金玉、财帛之运，日夜不绝于道，警卫输挽，日役数千夫。文用忧之曰：“吾民疲矣，而又重妨耕作，殆不可。”乃从转运主者言：“州县吏卒，足以备用，不必重烦吾民也。”主者曰：“汝言诚然，万一有不虞，则罪将谁归！”文用即手书具官姓名保任之。民得以时耕，而运事亦不废。诸郡运江淮粟于京师，卫当运十五万石，文用曰：“民籍可役者无几，且江淮风水，舟不能以时至，而先为期会，是未运而民已困矣。”乃集旁郡通议，立驿置法，民力以舒。

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遣其将梁雄飞请降于隆兴帅府，宋都台假雄飞招讨使，使徇广东。既而直谅闻宋帝立，即命权通判李性道、摧锋军将黄俊等拒雄飞于石门，性道不战，俊战败奔广州，直谅弃城遁。六月，丁卯，雄飞入广州，诸降将皆授以官，俊独不受，被杀。

吴浚聚兵于广昌，取南丰、宜黄、宁都三县。翟国秀取秀山，傅卓至衢、信诸县，民多应之者。衢、婺诸州皆起兵应宋，董文炳谓唆都曰：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。公往镇之。”至州，方十日，衢、婺、徽连兵来攻，唆都一战败之。

宋监军合州赵孟垚复明州，官兵至，战败被执，不屈，磔死。福王与芮从子孟桀，谋举兵绍兴，事泄，被执至临安。范文虎诘其谋逆，孟桀诟曰：“贼臣负国厚恩，共危社稷。我帝室之胄，欲一刷宗庙之耻。乃更以为逆乎？”文虎怒，驱出，斩之。过宋庙，呼曰：“太祖太宗之灵，何以使孟桀至此！”杭人为之陨涕。太和人刘士昭与乡人同谋复太和县以应宋，事败，

血指书帛云：“生为宋民，死为宋鬼，赤心报国，一死而已。”因以其帛自缢死。其党入狱，多乞怜苟免。有王士敏者，独慷慨不挠，临刑叹曰：“恨吾病失声，不能大骂耳。”

初，阿里海牙既定湖南，遣使谕广西诸郡，护广西经略使宕昌马堡守静江不下。使总管俞全等招之，皆为所杀。会瀛国公以国降，降手诏遣湘山僧宗勉谕堡，仍复杀之。阿里海牙又为书，以天命地利人心开堡，许以广西大都督，反复千余言，终不听。因入朝贺平宋，请讨之。辛未，命阿里海牙出征广西，请益兵，选军三万俾将之，仍使持诏谕堡降。

壬申，罢两浙大都督府，立行尚书省于鄂州、临安；设诸路宣慰司，以行省官为之，并带相衔；其立行省者，不立宣慰司。

甲戌，以《大明历》浸差，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，以张易董其事。易、恂奏：“今之历家，徒知历术，罕明历理，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。”从之，召赴大都。

初，国子生不忽木受学于恂、衡，尤为衡所推许，上尝召试所业，嘉叹之。至是，偕同舍生坚童、太答、秃鲁等上疏曰：“王者建国君民，建学为先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世，莫不有学，故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。臣等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，为陛下陈之：晋武帝尝平吴矣，始建国子学；隋文帝尝灭陈矣，俾国子不隶太常；唐高祖尝灭梁矣，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；太宗增筑学舍，高宗立六学，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晋之平吴，得户五十三万而已；隋之灭陈，得郡县五百而已；唐之灭梁，得户六十余万而已；其崇重学校已如此。况我堂堂大国，奄有江、岭之地，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，此陛下神功，非晋、隋、唐所敢比也。然学校之政，尚未全举，臣窃惜之！臣等向蒙圣恩，俾习儒学，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，蒙古人仕宦者常少，欲臣等晓识世务，以备陛下之任使乎？然学制未定，学徒数少，譬犹责嘉禾于数苗，求良骥于数马，恐其不易得也。为今之计，欲人材众多，通习汉法，必如古昔遍立学校，然后可。若犹未暇，宜于大都弘阐国学，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、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，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，俾廩给各有定制，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，充司业、博士、助教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于人伦，明乎物理，为之讲解经传，授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复立数科，如小学、律、书、算之类，每科设置教授，各令以本业训导。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，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；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；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；算科则专令熟娴算数。或一艺通然后改授，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，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，常加点勘，务要俱通，仍以义理为主，有余力者，听令学作文字。日月岁时，随其利钝，各责所就功课，程其勤惰而赏罚之，勤者升之上舍，惰者罚之下舍，待其改过，则复升之，

假日则听令学射，自非假日，无故不令出学。数年后，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，听学官保举，蒙古人若何品级，诸色人若何仕进；其未成就者，且令依旧学习，俟其可以从政，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、能者，使之依例入仕；其终不可教者，三年听令出学。凡学政因革增减，皆得不时奏闻，则学无弊端，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。然后续立郡县之学，求以化民成俗，无不可者。”书奏，上览之喜。不忽木，燕真之子。

扬州食尽，姜才时出运米真州、高邮以给兵。是日，闻高邮米运将至，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。至晓，伯颜察儿来援，所将皆阿术麾下精兵，旗帜画双赤月。众军望其尘，连呼曰：“丞相来矣！”才脱身走。复护餉至马家渡，史弼将兵击夺之，才与战达旦，弼奋击之，宋骑士二人挟火枪刺弼，弼挥刀御之，皆左右仆。及出围，追者尚数百骑，弼殿后，敌不敢近，会阿术驰兵来援，乃得免去。

李庭芝固守扬州不下，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、知盱眙军张思聪、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。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，粟尽，令官人出粟，粟又尽，令将校出粟，杂牛皮、曲蘖以给之。兵有烹子而食者，犹日出苦战。阿术请赦庭芝焚诏之罪，使之降，有诏从之。庭芝亦不纳。庭芝以在围久，召才计事，屏左右，语久之，第闻才厉声云：“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。”左右闻之俱汗下。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，期与俱死。会宋帝遣使以少保、右丞相召庭芝，以龙神四厢都指挥使、永康军承宣使召才。壬辰，庭芝乃以朱焕守扬，与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。阿术亲率百余骑追，督阿里伯、刘国杰分道追及泰州西，杀步卒千人，庭芝等入泰州，遂筑长围堑而守之，阿术独当东南面，断其走路。

诏谕陈宜中、张世杰等归附。

以户部尚书张澂为中书参知政事，行中书省事于北京。

宋张珪遣其将赵安裘青居，执安抚刘才、参议马嵩归。又遣张万以巨舰载精兵，断内水桥，入重庆。时东川行枢密院合刺、西川行枢密院汪良臣围攻重庆，不相能，大肆剽掠，军政不一，城中益得自守。上遣秦王相李德辉至成都，两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，德辉戒之曰：“宋已亡矣，重庆以弹丸之地，不降何归？政以公辈利其剽杀，民不得有子女，惧而不来耳。向日兵未尝战，中使奉玺书来赦，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，严备止攻，以须其至，反购得军吏杖之，伪为得罪，使惧而叛去，水陆之师雷鼓继进，是坚其不下也。中使不谕诈计，竟以不奉明诏复命。如是者，非玩寇而何！况复军政不一，相訾纷纷，朝夕败矣，岂能成功哉。”及德辉返，珪遂合重庆兵出攻凤顶诸砦。结泸士刘霖、先坤朋为内应。是月，遣安破神臂门，执梅应春杀之，遂复泸州。时德辉尚未还至陕西也。大兵之围重庆者乃解去，围泸州。

宋陈宜中为人多术数，而鲜智能，颇挟私心。初

以陆秀夫久在兵间，知军务，每事咨访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赞之。旋复以议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罢之，谪居潮州。文天祥亦与宜中议多不合，因辞丞相不拜，乃以天祥为枢密使、同都督。天祥欲还温州以图进取，宜中自以弃温入闽，方倚张世杰复浙东、西以自洗濯，不允。秋，七月，丁酉，命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，天祥以守臣张清行都督府事。

戊戌，升闽州为保宁府。

乙巳，朱焕以扬州降。焕既降，驱宋少保、右丞相李庭芝等扬州将士妻子至泰州城下，龙神四厢都指挥使、永康军承宣使姜才疽发胁不能战。乙卯，泰州守将孙良臣与庭芝帐下卒刘发、郑俊、孙贵、胡惟孝、尹端甫、李遇春等开北门以降，庭芝闻变，赴莲池，水浅不得死，被执。都统曹安国入卧内，执之。拥至扬州，阿术责庭芝不降，才直前对曰：“不降者才也。”因肆为慢言。阿术犹爱庭芝、才之忠勇，未忍杀之，欲降而用之。焕请曰：“扬自用兵以来，积骸满野，皆庭芝与才所为，不杀之何俟？”于是斩庭芝，剮才，才临刑，夏贵出其傍，才切齿曰：“若见我宁不愧死邪？”二人死日，扬民皆泣下。

有宋应龙者，以儒生知兵，出入行阵三十余年，为泰州谏议官。初，孙良臣之弟舜臣，自军中来说降，良臣召应龙与计。应龙极陈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，良臣不得已杀之。及泰州降，应龙夫妇自经死。提刑司谏议庐人褚一正，置司高邮，督战，亦被创没水死。

丙辰，阿术以总管乌马儿等守泰州。

荆南行中书省廉希宪疾久不愈，董文忠言于上：“江陵湿热，如希宪病何？”乃召希宪还，江陵民号泣遮道留之，相与画象建祠。希宪囊橐萧然，上知其贫，特赐白金五千两、钞万贯。诏以中书右丞阿里海牙为平章政事，行省湖广、江淮。金书枢密院事、淮东行枢密院别乞里迷失为右丞，参知政事董文炳为左丞，淮东左副元帅塔出、两浙大都督范文虎、江东江西大都督吕师夔、淮东淮西左副都元帅陈岩并参知政事。

扬州既破，官兵攻真州益急。宋都统司计议赵孟锦乘雾袭其营，少顷，雾开，营中见孟锦兵少，逐之，孟锦登舟，失足堕水死。城遂破，安抚使苗再成死之。通、滁、高邮等处相继降，淮东悉定。

是月，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卒。经为人，尚气节，为学务有用，拘宋十六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及卒，官为护丧还葬，谥文忠。

吴浚兵败于南丰，翟国秀闻官兵至，遂引还。傅卓兵败，诣江西元帅府降。

阿里海牙前兵至严关，马暨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，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，凿马坑，断岭道。官兵攻严关不克，乃以偏师入平乐，过临桂，夹攻暨。暨兵败，退保静江。官兵又败都统马应麒于小溶江，遂逼静江，暨固守。阿里海牙录上所赐静江诏以示暨，暨